

具象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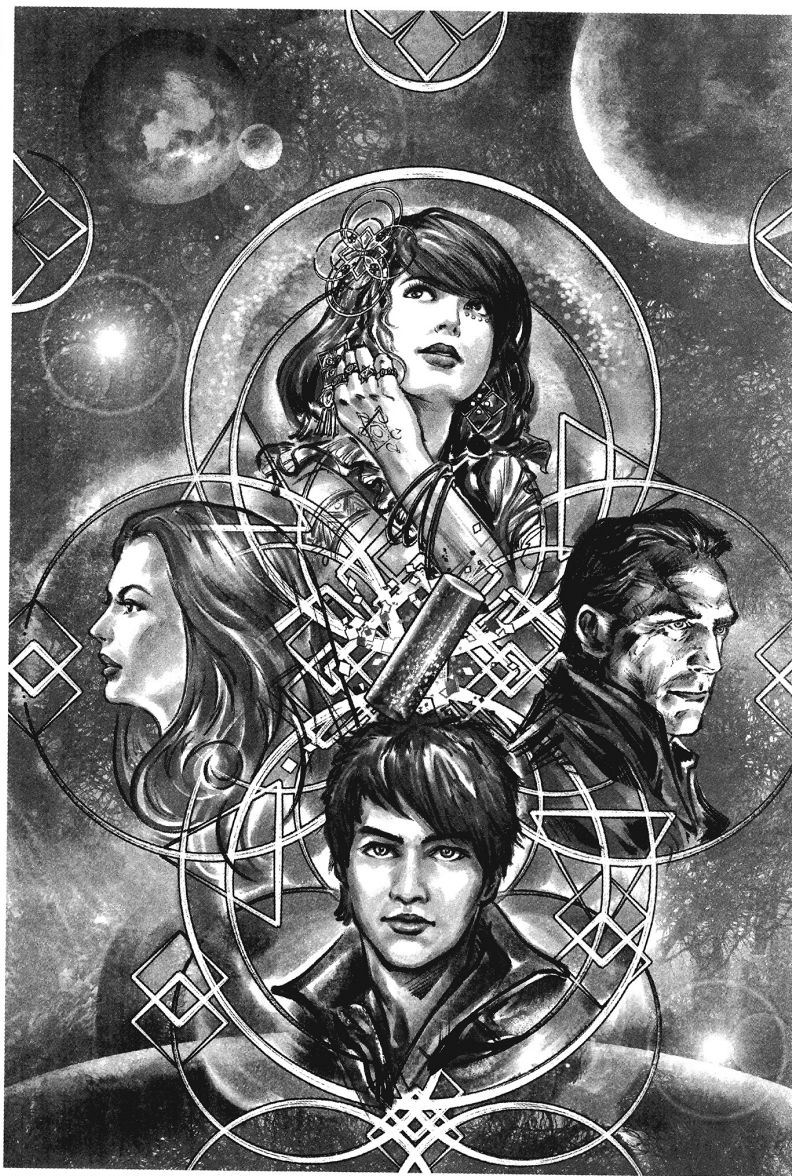
本文获第36届（2005年）「星云赏」最佳短篇奖

【日】飞浩隆
DEN

张 妤

KATADORARETA CHIKARA

Copyright © 1988 by TOBI Hiroaka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Inc.



一场瘟疫，让三个彼此相邻的星系消亡了。

最初是“百合洋”，一年后轮到了“穆扎希布”和“舍琴科”。与“百合洋”的通信联络中断后仅两天，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年后，“穆扎希布”失去了月亮，随后“舍琴科”也步“百合洋”的后尘，突然失踪了。

他们应该采取过相应的医疗措施，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场瘟疫而已。但在这个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病原体。总而言之，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场悲剧的本质是瘟疫。灾难仅波及三个星系，不能不说是某种幸运。而且，局势很可能已经冲击到了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本身的体制。包括这三个星系在内的太空区域被封锁起来。事件发生两百年后的今天，除了L&S协会^①的无人飞船，非相关人士仍然严禁进入该区域，而无人飞船收集的数据资料也从未公开。

但您同样也听说过那个谣传吧？在曾经是舍琴科的那个地方，在如今应该空空如也的那个地方，仍有微波辐射通信发出。那是如同海蓝信号般无法查明来历的通信。

人们称它为“舍琴科之歌”。

1

【工藤圆】

“请问您就是……工藤圆先生吗？”

他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了。那座晚睨着舍琴科宾馆整个宽大门厅的大钟，刚好指向距离正午还差十分处。

我正要站起身来，他伸出手掌向下，一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一边转向对面。这个身形高大、举止优雅得体的男人穿着和他相称的灰底碎白点西服，坐在相比之下显得有些窄小的沙发上，修长的四肢相当利索，西服的裁剪恰到好处，不显累赘。他的身姿、着装、嗓音，甚至脸型，无不沉静、精确，并且流畅。他稍稍理了理茶色的头发，对我笑了笑。当然，他的微笑也恰到好处。

“让您久等了，真是过意不去。小姓白川。”

我有一点紧张。因为哈伯什跟我提起过他，白川在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文化事业部担任主任学艺员^②一职。

白川把一个大号方信封搁到桌上，然后推到我面前。躺在大理石纹桌面上的纯白色信封没有接缝，平整光洁，连一条折痕都看不到。

“请先看一下这个——您觉得怎么样？”

我拆开信封，仔细看了看里面的东西。是几张设计画的原稿。白川静静地坐着，脸上没有表情。

看来，这就是哈伯什提出的所谓“测试”吧。他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和塞特·鲁德·哈伯什的那一席谈话，是昨天晚上时候的事了。

协会的主任学艺员在招募资深解像师，他说。我向他们推荐了你，明天去舍琴科城和他们见个面吧。

对我来说这是双重的意外。其一，信封里的东西是从距离这里数光年之远的异星上，当地事务所直接发送过来的物件——面向个人开放的通信波段很窄，而且价格不菲。另外，如前所述，我和协会刚见面就直奔工作，也是让我惊讶的原因之一。L&S协会的文化事业研究，每个项目的规模都与国家预算相当。据说一名主任学艺员在就任期间所能调用的预算总额，甚至可以匹敌中等星府——比如舍琴科——一年的预算额。

“吓了一跳吧？”哈伯什当时笑道。他有着格斗家的体型，皮肤晒成纯然褐色，脑袋剃得光可鉴人。然而这样的他却是整个银河旋臂中风格最为优雅的建筑家。为了将穆星月亮“塔希普”全面改造成星府，身为这个庞大工程的总负责人，哈伯什已经在“穆扎希布”上驻留了超过三年。

“聊一下也无妨。”哈伯什肯定地点着头，“‘徐风’舞台美术馆就是他的作品。白川这个人，虽不怎么讨人喜欢，却是个创意工作狂。你明天就去舍琴科宾馆的前厅和他见个面，时间定在十二点差十分。看样子，这事他们很着急呢。”

我随口开了个无聊玩笑。我说要是花工夫去说点什么来表达感激，那就太对不起通信费了，然后自个儿笑了起来。

“那个舍琴科宾馆是我设计的，其中自有奥妙，包你诸事顺利。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些吗？”

……我一边留意白川的视线，一边取出第一张稿件，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编织纹路图样。

看起来像竹笼的网眼，但远近网眼繁复绮丽。它是漂亮的圆盘状交错结的几何图案。无始无终的等宽饰带层层累积，成为多重的环。圈绘出各种大小的弧度，重重叠叠铺陈开来，弯折的线条和曲线纠缠在一起。

拿在我手上的是三张透明图稿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张多层纸。纹路的线条在层与层中间自由地上下穿插，整个图案显得愈发纷繁精致。

“相当考手艺。”

“很精致，不是吗？您能告诉我这图纹属于哪一类文明吗？”

“不能。”我浅笑道，“客观地说——这是赝品。”

白川的脸，纹丝不动。

“编排方式本身受到派拉迪姆^③文很强的影响，还有展开的节奏，特别是重点部分，它们的表现手法带有希腊人文复兴主义色彩。而且和音乐作品一样，它的编排中充斥着应和。这样一来，应该基本上可以锁定星系了——”我迎上白川的视线，“弄这种三层构造其实是多余的。当时的塔兰特拉星^④盛行古朴风，却要逆潮而动做出这种花哨细工？还不如把塔兰特拉的多层纸用到外交文书上呢。”

① L&S协会：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的简称。

② 专门从事文化艺术方面资料的保管、整理、研究等高级工作的研究员。

③ 源自希腊文Paradeigma，原意指“并排陈列”，英语中释意为范例、模式、类型。

④ 原指意大利南部盛行的一种快速旋转舞。

“是这样啊。”

“我能再补充一句吗？塔兰特拉星的古朴风是由于当时的尚武风气受到外力压制，不得已自抑的时代产物。将当时那种外界压力表现得最好的就是人们狂热崇拜的那对女艺人非朵母女，这图纹似乎是对非朵母女作品截取后的再诠释。想借这网眼表达什么呢？这一点是展现当时画家匠心的关键。要对图像的表面意义进行解读不难。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类似音乐作品的应答，它会起到让研读这张图的人在脑海里奏响进行曲的目的。而采用多层次处理，却让原图的玄妙精致反而失去了支持基调。这张图纹，相当于启用了宫廷乐队来演奏劳动号子。真是恶趣味啊。”

“我会告诉设计者的。”

白川苦笑道。我正准备应对下一场测试，却发现已经不用了。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他举起双手，做了个小小的万岁手势。这种白川式的随意手势有点不成体系。想起哈伯什的话，我不由莞尔。

“测试让您感到不快了吧？我向您道歉。一起去午餐怎么样？我们在那里继续谈。”

我们站起身，步出泡外。

哈伯什作品众多，但舍琴科宾馆前厅是唯一能与坎皮特罗^①大教堂媲美的卓然杰作。

它摹拟了细胞结构。

动物细胞不像植物细胞那样以细胞壁来维持形状，而是靠它内部所含的数种纤维隔断成形。哈伯什认为，宾馆的前厅是公共场所，是能让人与物的信息自由交流的场所。所以会舍弃坚固的墙壁，以内部构造拓造空间，理念先行，建造了这个前厅。

前厅是一个边长百米的立方体。若是将它整体看作一个细胞，那座球形的八面大钟就是细胞核了。以它为中心，有管线呈放射状攀附延展开去。顶棚至地面以及相对的墙壁之间也有连通的管线，连接了地面与墙壁、墙壁与顶棚。宏大的前厅被各种不同长度和角度的管线形成的线段分割为大大小小的空间。在管线的交叉点及岔口处均设有泡状的包厢及莲叶似的小巧平台。只需乘坐沿管线内外铺设的电梯，人们便可随心所欲地到达超过六十多座的大小包厢，或平台中的任意一处。以管线的走势来巧妙控制人的动线^②，这样一来，无论是前来下榻的客人、约了人会面的客人，还是打算去餐厅或酒吧的客人，大家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各自的正确路线，抵达目的地。我们搭乘电梯往平台方向下降。随着我们的移动，管线也不断变换交错。这阵风景充满了活力，让人怎么都不腻。

清澈的钟声响起来了。

正午。

大钟的全息钟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球体内部由内

而外映射出的柔和的光芒。这座钟每逢整点就会浮现二十帧类似于古代寺庙窗花窗的图案。它们是布利娅·泰德曼——此人的水平仅次于哈伯什，是他的合作者——以专业技能操控“智能布”完成的画作。

正午的画作全部以略带淡紫的明青色为基调，映照在前厅的构件上，使之呈现出同样的色泽。接下来的三十秒种内，这宏大的空间里充盈着颤动的微光。

位于地下四层的素食餐厅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座位。

我要了瓶冰镇果酒和地衣牛排，白川则点了温热的菌类色拉。他一边将细如挂面的菌丝缠卷在餐叉上，一边开口道：

“首先要请您了解的是，接下来要交给您的任务，虽说我个人认为脱离了解像师的职责范围，但我们找不到比您更能担此重任的专家了。而且之前也没有人接过这种任务。”

“没有人吗？”

“是的。”

白川取过酒瓶，给我的杯子斟上酒。动作到位，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甚至比餐厅的服务生更有专业水准。

“在您的面前讨论这些，也许是班门弄斧了——”白川继续说着，“——在内行看来，与其将解像师称作解剖视觉艺术的学者，倒不如把他们理解为文化之间的媒介。”

“人类能像现在这样散居在为数众多的星系间，全靠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的体制。他们对行星作地球化改造，之后再长期租借给某个宗族。但这种做法却使得各个行星拥有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因为互不两立的两个部族，是绝对不会同意联名同租一个行星的。因此，世代更替之后，各行星便孕育出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加上在行星间往来及通讯的费用一直居高不下，异文化之间的沟通便愈发困难，甚至会导致断交。于是我们确立了基于最大公约数的沟通模式，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类能保有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性——以协会的立场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沟通模式必须加以不间断的维护保养。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以相互理解为上。这正是协会文化事业部的目的所在。研究文化间的关联时，图像分析的意义尤为重要——以绘画形式呈现的苹果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它同时还被赋予了‘塞’与‘丰饶’等象征意义。将这层含意完美地揉进构图、并将其归纳出深层次寓意，此为绘画的本质之一。画中物究竟在表达什么？图案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只有彻底把握了上述信息，解像师才能逐步接近此种文明、此种文化的本原。”

“不过呢，将解像师作为职业来考虑的话，这又另当别论了。”我耸了耸肩。白川说的虽然没错，但有点冠冕堂皇了。“说好点是商业艺术家。通过对视觉文化的研究，提炼出某个星球、某个时代或者某个社会的精髓，然后赋加于创作品之上。其实不管是耗费数年、投入巨额预算打造

①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广场，由米开朗基罗设计。

②建筑与室内设计的用语之一，意指人在室内室外移动的点，连接起来就成为动线。

艺术对象^①，还是仅仅只是以偏振光印刷技术来包装贺卡，凡此种种，都是解像师的工作。可说是花样繁多呢。”

我当然属于后者，我想得到协会的工作。

“对了，你的系列作品‘打包的光线’，很出色。从一张明信片就能看出对奥莱哈美术流线类图形的偏爱。”

我把餐刀切入厚厚的地衣牛排中。烤牛排溢出黏稠的肉汁，然后慢慢融开，在我的舌头上留下没嚼断的纤维。我“呲”的一声吐到放在地下的纤维罐子里。

“诚然，能以双眼截取某个文明某个时代，这是解像师的长处。不过，工藤先生，我们这次需要的并不是敏锐的一瞥，而是有持续稳定眼光的人物。他的眼睛要不为‘时代’的色彩所蒙蔽。我们想拜托这样的人来探究贯穿于一个文明的萌起乃至毁灭全程的暗流。”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我放下刀子，“把我叫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白川不动声色地往煮开的蘑菇上浇芥末调味汁。

“那我直说了吧。有些东西，想请您来一探究竟——某些未知的图形。”

“图形？”

“是图形……请您先想象有这样一个星球，其住民得益于视觉设计上的天赋，流传下大量凝聚了卓越匠匠^②的遗产。若严谨地将那些多姿多彩的装饰图案分类，可以得到数十种基本图形，由此可以组成所谓的‘徽标’。它们——被赋予抽象的含意和隐喻，以及某些未知的作用。作为一种图形语言，它的体系已经相当系统化了。”

“你——是在说百合洋吧？”

从舍琴科到百合洋并不远。百合洋的图形文字可谓无人不晓，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是的……”白川点点头，“举个例子，有一条规则是，双重圆形加上三角形组成的图案象征‘破碎的酒坛’或‘宿醉’，<胆汁苦涩→悔念→伤逝→缺乏成就感→空悲切……>像这样下去，我可以引申出无穷无尽的喻义连锁反应。在一个图形中增加基本图案，其信息量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还会唤醒情绪——情感的骚动。”

“图形当然不仅仅只用来抽象地表述如‘后悔’或‘思慕’等概念，它们还能悠悠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白川在桌上铺开笔记本和象素记号笔，然后画了以上的图形。我们凝视着图纸。后悔、思慕的情感——虽然极其微弱——甜蜜的感伤一触即发。

百合洋的徽标无法脱离情感因素作精确的程序化解释。大体上说，情绪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适应环境而衍生出的一种工具。可以说是很机械化的结构。根据外部需要，可以随时调整、激活或关闭这套设置在人体内部的工具。将这些控制指令归纳成语言后进行开发的正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在内的文艺系统，但是，如果说感情

从根本上有其规律，那就一定能开发出更多其它的触控指令——比如说以图形的形式。在光学范畴内读取图形化的指令，再对人体这台机器发出指令……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所谓的图形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举个例子，让一个孩子去画豆荚的画。他认认真真地画着，最后居然能把整块画板填得满满当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过程中，如此认真，连我们都料想不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不很清楚那个答案吗？孩子气的涂鸦能带来无比的快乐，捏泥巴也是同理，小孩子用手搓出泥绳子之类的东西，感到其乐无穷。至于画的是什么，捏的又是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为了达到绘画及捏造的目的而让身体活动起来，这才是真正让人感觉乐在其中的。”

“握笔的手感和粘土的触感。”

“我也曾尝试将百合洋的图形接连不断地一个个摹画下去。当时的心情，嗯——”白川斟酌着用词，“就像我在打球时与人进行拉锯战，心情极为愉快，笑逐颜开。与此类似，绘画时我也感受到某些充满了活力的东西。这种快感让这股力量像是要透过我的指尖在画板上成形似的。啊，想想看！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具象存在，全都是在不知名的力量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但是，在这个星球上却有一个图形，竟能推翻上述所有定论。”

“恰恰相反呢。有某种力量在影响着自已及身边的事物，可你却无法测量，也无法用数理逻辑给它一个明确定义——人类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人类是通过事物的外形来掌握和感知这个外部世界的。”

其实我这话是从哈伯什那里照搬来的。

“诚然。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话题偏了。来，还是让我们切入正题吧。只有极少数文献资料能剖析这个复杂的图形语言体系。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最重要的就数这个了。百合洋共同体中的少数阶层从来不愿意公开它的内容。请看——”

“这是徽标之典吧？”我愣了一下。徽标之典不算是什么秘宝啊。

“是的，没错。”

白川从皮兜里取出一个高透明材质的圆柱体，将它竖在桌子上。它的表面削切成细小的切面，内部则交错着不同折射率的不连续面。照在圆柱上的光线或被扭曲，或被集中，或被分散开。这是一颗30公分高的钻石。

“它是个记忆体，是由为数不多的那几个技工手工精做出来的。虽然说是近代的东西，不过我猜它被做出来到现在也有两百年了。在它内部收纳了数千种徽标，以及它们的涵意。它们被关联成多重的螺旋结构。每一个独立徽标的涵意，经由组合而衍生的涵意，组合与组合并列时的相互干涉影响等等。变换读取的切入角度，得到的情报庞杂得让人吃惊。”

我没在听他的讲解。我不自觉地伸出手，想触摸徽标

①原文为Object，在艺术中通常指艺术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实物。

②诗文、绘画等的构思布局。

之典。我想我的指尖在发颤。恐怕是因为——

“但是，它里面却有一个地方是空缺的，那儿什么都没记录下。”

我停住手，看着他的脸。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那是在徽标书内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亚空间回路，会不会是类似于瓶中船的瓶口留白。但它是用更为原始的技法制成的，根本不会用到回路通道。我们提出了种种假说，然后一个个检验。到最后，只有一个假说是说服力的，那就是所谓的‘隐之图形’。”

“隐之图形？”

“对于百合洋来说，徽标之典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能够用来解读典书的资料却只剩下片言只字，内容也委实是艰涩难懂。这非常奇怪。我们认为，这反而证明了那段空白另有深意。如果空白段确含有意义，那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出的推测就是这样的：

“——历史上‘隐之图形’确实是存在的。它先行于百合洋的所有徽标，是最本源的图案，除此之外的所有图形都由它而生。作为具有最高喻意生产力的图形，现在却已被遗忘和迷失。只有当隐之图形重现天地的时候，我们才能弄清其它徽标的源头以及发展脉络。然后我们就能以另一种文理逻辑来诠释现有的那些图形文字写成的篇章，其结果必然会颠覆对世界的固有认识……”

“你的意思就是要我……去研究它吗？”

“除了解像师，我没有别的选择。对于‘形’的敏锐感觉；能将视觉艺术从社会和文化的脉络中提炼出来的思维能力；还要具备与此相称的知识、技术信息。以上这些条件，少哪一条都不行。”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你们的那些假说。恕我直言，那些只是空想而已吧？”

“如果只是空想，协会是不会出手的。关于详情，请随后听听有声论文来了解吧。”白川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银币闪着新铸才有的光辉。白川让银币骨碌碌地在我眼前转起来，又啪的一声按下它。“这一面上面印的是‘托德威之眼’，它可不止是徽标，它在百合洋文化中是个很重要的图标。我什么意思，你一定很清楚吧？”

“洞察此世界本质的眼力。贯穿世界的视线。”

“没错——你应该有这样的眼力吧，工藤先生。”

“请你相信，它的确是存在的。它是这样的图形：没有人亲眼见过，但却只看一眼就会明白。这就是它。他们的文明有意隐去了它的存在，而正因为如此，那些晦暗的预言就一定能证明它的存在。工藤先生，你的眼睛一定能从百合洋的文明核心探索到它。”

我点头。

“没什么问题了？”

白川无声地微笑着。

我开口询问从刚才就一直很在意的一件事。

“这‘徽标之典’，是真品吗？”

“是的，协会有幸能保证这个是真品。”

“我能把它借走吗？”

“这正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白川仍是那付不变的冷静面庞。我沉默了。

现世仅存的徽标之典，全都是复制品。真正全版本的典书作为文化财产被严密监管着，当然更不可能从百合洋带出来的。正因为协会的文化事业部出面，才有此破例吧。我伸手取过透明圆柱。沉甸甸的。

“请一定小心使用。”白川说道。

百合洋在一年前，突然崩溃、消亡。所以它恐怕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原版徽标之典了。

“我知道了。”

接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让锦知典典书的事，她一定会闹个天翻地覆。

2

【青村锦】

我将脸凑近穿衣镜，闭上右眼。

涂在眼皮上的珠光橙色眼影影着细小的金银粉。经由镜子放大，每一粒都是迷你的百合洋徽标。然后我睁开眼睛，借着窗外透入的晨光，检查右眼虹膜。虹膜的纹路和“车轮”的图形相重。只要光线以恰当的角度照射，就会有数枚图层在虹膜内显现，这些车轮朝着不同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它们是从早晨的阳光获得启动能量的。

我很满意，收起在我身边围成一圈的穿衣镜，将它们如屏风般叠起，塞进家具间隔的缝隙。

百合洋的妆容非常重要。当我坐在街头，在地上铺开戒指项链坠子之类的手工艺品时，有它与没它，行人的反应全然不同。特别是近两三个月来更是明显。说到底还是因为快满一周年了。我个子小，又瘦，为了让人远远就能一眼望见，来到跟前也不会觉得失望，我很仔细地把自己打扮成百合洋风格。不止是在妆容，我走路起来环佩叮当，身上戴了好几条项链，还有手镯、硕大的耳环和戒指。沉重的饰品占据了我全身上下一寸空间，它们同样都是十足十的百合洋风格。说我整个人就是百合洋也不为过。

不过，话里这么讲，最最百合洋的莫过于塞在手提箱内的货物了。我向来只卖这些金属工艺品，说实在的，我对它们颇为自信。

我回过头，环顾自己的这间小屋。我特别喜欢这个房间，它和哈伯什的杰作“米罗”的开幕纪念斗技场一模一样。起伏不平的天花板像是被扁平的双壳夹夹在正中。我的床安置在斗技场里，边上倾斜的观众席上放着家具和工作台。能住在这间综合LOFT^①里真是我的幸运，为什么这样说？——没错，我要显摆了。虽说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好几

①特指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这一专有名词诞生于纽约SOHO区，是艺术工作者们的梦想空间。

年，可能在哈伯什的工作室角落占有一席之地，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做梦啊！

那天我正坐在街头，贩卖一文不值的装饰品。而同我搭话的正是哈伯什本人。他说布莉姬很看中我的手艺。他甚至问我：“愿不愿意来我家再学点东西？”

将香水瓶子栓在腰间，一切准备就绪。今天的出口是哪边呢？嗯，哪边都无所谓。我打开衣橱旁的那扇门，留神不要撞到头，弯腰钻了进去。路上只要看到通用标准线路的结点——类似供水管道，乏味得很——打开那儿的门，就应该是高科兄妹的房间。只是，这次开在了天花板上。哎呀，不好。

【高科斋】

我们正在将从《托德威观察》过刊中提取出来的、能派上用场的画像统统保存存到存储晶体中去。天花板圆窗上有个声音喊着“哎呀，不好”，紧跟着青村锦的脸就出现在那里。

“今天房间转到这里来了？”

“不必选这么奇怪的路线，有更简单的通道哦。”

“我很用心地去记，可谁让房间的分布每天都在变化呢。”

“你还是下来吧，不要紧吧？”

“没事没事。”

锦姐姐抓着窗框上的把手，左手臂牵着身子，从天花板上“咻”的一声跳下地，随即将大号手提箱搁在她右边。

“你去工作吗？”环小声问道。

“没错。今天也得努力挣钱。”

“锦姐姐的手艺，很不错呢。”环表情淡漠，嘟嘟囔囔。因此她没听见这句恭维话，“是吧，哥哥。”

“完全正确。”

“你们两个这样说是对我的鼓励。”

“那个是不是很重？”

“重啊。是新的商品。”

“是首饰吗？”

“不，有一点点不对。啊，其实也不是啦。”锦笑咪咪地更正她的话。

“不是一点点不对——那就是完全不对了。”

“啊，那是什么呢？”

“试制品，暂且保密。”

“阿圆哥哥知道吗？”环问。

“没呢，还不知道。”锦姐姐似乎很开心，“我想等自己更有信心了再告诉他。”

“那我们排在他后面好不好？”

“你对这个还没信心吗？”环又问。

“吸引顾客目光的信心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些还是试验品，所以都白送。”

“是百合洋的东西吗？”

“这个嘛，与百合洋有关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小斋，你也同意吧？”锦姐姐指着我们的工作台，“我自己也很喜欢，我恨不得整天都泡在百合洋的图案里呢。我一直就很追百合洋图案的。还有那么多的徽标没有破解。真想把那些一口气全都教给大家啊。”锦姐姐“呼呼”地拍打着手提箱，“这些新品啊，可都是在那样的心情下鼓捣出来的。”

“真的呀？”

“很帅吧。其实我很羡慕小斋，身体里流着百合洋人的血。”

“是吗？”

“你爸爸他们最近还好吗？”

我们的爸爸妈妈跟着哈伯什先生一同去了穆扎希布。工作内容是在月亮上建设都市。他们在我们十岁生日的第二天路上行程，如今我们都快十二岁了。

“这个星期还没有联系过。好像很忙的样子。”

“两个人都挺够呛啊。”

“还好。”环轻声说道。最多还有半年，他们就会回来了。但就像环说的那样，我们并没感到有什么不适应。这间综合LOFT里住入了超过二十户人家，不过大伙家里情况都一样，都只有半个家。感觉上，我们是被LOFT的人们带大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爸妈才能够放手一搏，把整个人生投入到工作中去。妈妈说过，穆扎希布的月亮就像万花筒，将哈伯什先生之前所有的作品统统收在里头，然后再创造出更漂亮的城市。其实也就是将这个综合LOFT的规模放大百万倍啦。

“咱们今天在哪儿？”

锦姐姐一面把手提箱往肩膀上挂，一面跟我们打听。环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都市仪，那上头标示着综合LOFT当前在舍琴科城的移动方位。

“唔，是西区呀。怪不得。快到无人轻轨站了。”

锦姐姐靠近我们的工作台。

“呜哇！《托德威观察》，你们竟然有这么稀罕的杂志！”

“很早以前就放在我家书库里了。”

“你们俩的妈妈是在百合洋出生的吧。”

“如果——我们也是在百合洋生下来的，那该多好。”环说。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百合洋，一次都没。妈妈在去穆扎希布之前和我们说好了的——这次工作收尾后，就在百合洋买一栋小别墅。放暑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去那儿玩哦，她说。可是百合洋已经没有了。不见了。谁都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可这事就这么发生了。

“呀，我得走了。小环，我今天的打扮，没什么问题吧？”

“嗯，没问题。”环像往常一样，慢吞吞地回答道。

“啊，是吗。那就好。我的这只眼睛，若能像小环那

么漂亮就好了。”

我瞟了一眼环的眼睛。环的左右两只瞳孔有很不明显的差异。右边的要略微大一点点。我猜可能也只有我才会注意到这种差异吧，大概连爸妈都不晓得。虽然锦姐姐给人的感觉是个小迷糊，不过眼力非常好。难怪会被哈伯什先生挖掘到呢。

环的眼睛对我们的创作至关重要。没有人的左右两只眼睛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在环看来，正是左右的差异才会影响到对一个物体的观察方式。因此，环在观看百合洋图形的時候特别有感觉。

“你们要小心保管这本杂志，搞不好能卖出天价呢。不过还是先别卖掉为好，下次我做新品的时候借来参考参考。”

她对我们挤了挤眼睛，一转身就从房间里消失了。只见她后背一耸，得意洋洋的。

“锦姐姐她，真的很喜欢百合洋图形呢……”环嘟嘟囔囔道，“哥哥，我们继续吧？”

环轻轻推了我一下，手上还戴着手套。我们要在下次跳蚤市场推出一本新的百合洋图像集。现在我们摊开过期的杂志，用老式采集手套抓取封面上的画像，将它们保存在存储晶体里。

【高科环】

哥哥（其实我们是双胞胎，出生时间只有几分钟差别而已）从没有提过发生在一年前的那件事。他这样做不光是为了保密吧。因为哥哥跟环说到那件事的时候，总是假装不知道的样子。为什么假装它没有发生？环想不通。

哥哥在环面前总摆出一付了不起的监护人样子，把环看得很紧。这是从一年前开始的。哥哥总是说环比他晚出生一小会儿。也许在环的体内还残留着一些小宝宝的成份吧。

哥哥总是会盯着我的睡眠上看好久。环眼睛闭着，但没真的睡着，所以环都知道。睡觉时房里一片漆黑，环想像着黑暗中也许只有哥哥的眼睛在闪闪发光。想像越来越不着边际，可环依然在装睡。环猜，哥哥这样是为了守护环。

我们正在编辑自费出版的图像集，打算拿去跳蚤市场上卖。

哥哥能帮上忙的只有前期准备工作，接下去的组织 and 版式，都是环一个人来。

环最喜欢将百合洋的图案排列得整整齐齐。哥哥也说环有这个天份。

只要我开始浏览这些从杂志上剥下来的图案，脑袋里就会有声音问我：你想如何组织它们？翻开我们的图像集，这些图案就会在读者的脑袋里，心里转呀转个不停。我们的图像集就有这种效果，评价很高。有个姐姐一期不落地买了好多本，说这种感觉就好像喝了酒似的。据说还会一下

子流眼泪，一下子什么都不想做，一下子又大笑。其实我们的支持者，还有好多好多人呢。但那些图案到底想要对人们说什么？就连环也不太懂。它们展示给环的，只是一些漂亮的外形。不过，它们把一些东西藏在外形背后，一些它们似乎真正想让人了解的东西。只差一点儿就够着了啊。至于徽标之典里的那些图案就更敢说会道了。只要仔细看，它们便不安份地叽叽喳喳，引诱环朝某个未知的方向前去。

在那儿准能将躲在图案背后的东西看个明明白白。

就这样，环最近才生哥哥的气。

因为哥哥不让环看典籍了！

他把典籍藏起来了，环到处都找不到。

而且还不让环知道他把书藏起来了。

环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会出问题的，他肯定藏不了多久。

要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可不管！

【叙述】

设计规划一个都市的整体效果，并指挥其建设工程——这样的工作，与此相称的报酬是什么？青村锦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边回过头看了看综合LOFT的出口。思前想后，也许这个综合LOFT就是最完美的答案。据说哈伯什在承建星府首都舍琴科城时，开的价码是都市结构中夹层空间的独占权。如今锦背后的综合LOFT正在这座城市内部纵横驰骋，在蚁穴般的夹层中不停移动。夹层既是与整合“生命线”的基础设施网络平行铺设的管理通道，也是与商业街相对的公园区的缓冲带，还是架设在商业区上空的无人轻轨轨道，综合LOFT能自由地穿行其间。它是由数个居住舱联结在一起、好似桑葚一般的建筑物，外面是强韧的外壁，并且会一边自转一边移动。

作为与塞特·鲁德·哈伯什的那些建筑作品休戚相关的工作室，综合LOFT同时也兼作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家，是一个工作室的集群。舍琴科城为星府，在城里安置著名建筑家的工作室，对它各方面都有利。对于奔波转战于各个星系间的哈伯什而言，这儿可说是个能让他心安的城堡。

青村锦目送着朝高架方向转去的巨型球块，然后转身往回走，搭无人轻轨站的电梯下到地表层。这片区域乱糟糟的，开了很多小店和饭馆，锦沿着小路快步穿行其中。走着走着，锦又一次感到：百合洋风味的食物、饮料，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营业场地基本上是固定的。不能太靠近大路，小径又根本不见半个人影。锦在她惯常落坐的那块好位置铺上地布，盘腿席地而坐。她边上有好几个人跟她一样，也在练摊。

打开箱子，将试制品的存储晶体取出、排好。

然后凝望这条街，以及来来去去的行人。

换个角度看，这条街和纷扰的路人如同百合洋徽标中的大型花园。百合洋徽标在店家橱窗的摆设、路灯支柱的装

① 高科环喜欢用“环”作自称。

② 公共基础设施管线如水电煤气管道等。

饰、甚至人们的服饰中都留下了它们的身影。锦的这身另类装扮在半年前还只能引来西洋镜的眼光，不过现在却好多了。她的心情半是失落半是欣喜。

有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跟着爸妈走过锦的面前。锦感觉自己的左手对那个小女孩有了微弱的反应。一见之下，原来在她连衣裙胸口的缎带蕾丝上，缀有象征幸福的四叶苜蓿草的花纹，它能表现出女孩与爸妈三人合家外出的幸福感。这一家人看上去真的相当幸福。同时，四叶苜蓿又是能拔除蛇毒的徽标，于是让锦凸显在皮护腕上的圣蛇^①图案对它产生了反应。她朝女孩的背影轻轻挥了挥手。小女孩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然后笑了。

百合洋的图案文化能渗透到这种程度，靠的果然还是这类交互作用啊，锦想着。图案有能触动情绪和感觉的效果，使用同族图案的人之间也会有情绪感应。锦发现，盛装的她在路上漫步时，身上的饰物和路旁的装潢会彼此影响，引发绚烂迷人的效果。就算根本不在意这点，大家还是会将百合洋披挂上身，这样穿会让心情莫名地舒畅。锦想，既然如此，当然是越快越好。新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念头下做出来的。

“哎？”

锦向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几个年轻人——准确地说是，只是少年——站在她面前。

“欢迎光临！”锦嫣然一笑，略微睁大眼睛，暗自期待着转动的车轮图形——命运之加速——能发挥其作用。

“啊，您这件衬衫真好看。”那个年轻人穿着蓝得发黑的衬衫，胸口处暗银色的Y字形游移不定。“这应该是智能布做的吧？”

“嗯，是啊。”被她说中，年轻人点了点头。

“那个，这些东西，”其中一个年轻人开口道，“真的不要钱？”

“头一百名免费。昨天开始的，估计不等今天营业结束就要被抢光了哦。”

为了能给他们考虑的时间，锦稍稍移开视线。抬头仰望，今天是个半阴天。有一瞬间，那几根悬挂在天空的高架轻轨让锦觉得她似乎从一片逆光折影的交错管线中，看见了百合洋的徽标——繁殖与扩大的图案。

工藤圆五岁时切除了扁桃体。

完成这个简单的小手术后，圆看到了自己的扁桃体。那片血红色肉片躺在腰子形雪白托盘上，铭刻在少年的眼底。那片肉虚肿绵软，没有明确的形状，这样的东西恰恰正是从自己的这具肉体中取出来的。对他来说，雪白和鲜红的鲜明对比，远不及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冲击强烈。

圆见过人体解剖图。那时他感受到的是可靠。人体内的一切脏器都有清晰的轮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这让他有一种纯粹的安全感。可真实的脏器只消用手指捏一捏就走样了，每次触碰后还都不一样，看上去简直就像某种流

质。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的身子里塞满了像这样无形无质的东西，就觉得心惊肉跳。单个的器官究竟算什么？到底能不能将它看作机械构件？如果整个人体彻头彻尾就是由这种缠夹不清的肉片所连缀起来的话，也就谈不上划什么区分线^②了吧？之所以给它们安上这样那样的名称，会不会仅仅是为了让人单看名字便能一目了然，从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概念？在术后令人不快的低热与微痛中，圆将手搁在平坦的腹部上。腹部皮肤凉凉的，软软的。不安、嫌恶，这些情感不知何故与某种美妙的感觉浑然一体，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这种感觉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自己的人生，他想。明晰的外形，以及之前那种混沌的状态——介乎两者之间。他渴望触及、渴望洞悉名字与外形定格的电光火石的瞬间。这份工作就是由那一刹那延续而来的。或者说，是它把自己勾引过去的。

他睁开眼睛。

圆所乘坐的无人轻轨轨道，此刻正沿着高架爬升。

舍琴科城堡和缓的钵状。楼层较低的星府办公大楼绕着位于中央处的大型公园围成一圈，而其它大楼的高度从金融街地区开始渐次拔高。从中央公园向十六个方向辐射的轻轨干线也在这一带分支，岔开成好几个层次。四十节车厢为一个编组的动车就像高空缆车，其高度随着轨道向城市边缘的推进而增加。这些轻轨轨道如何编织图案——亦如血管。它们参差交错，与层落耸立的都市交织在一起。不难发现，这些列车之所以如此调度，是为了与都市情况相适应。

借给他的徽标之典正躺在他膝上的公文包内。真正的原版典书。无价之宝。想必它在此之前没有跨出过百合洋半步。原版的典书只制作了数十部，随着百合洋的毁灭全都散失殆尽了。据说每一部都是手工锻造，仿造品根本无法将全部内容尽数呈现。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仿造品都是机械制造产品，研究百合洋图案的学者们渴望拥有真正的典书，原版中容纳的信息较之于仿造品自然是天壤之别。哪怕仅仅是通览全貌，也都是耗时费力的大工程。而现在，他手头就有这么一部，实在是三生有幸。

窗外渐渐暗了。轨道蜿蜒没入耸峙的城市深处。有一刹那，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在侧面一掠而过。是香油的广告。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着了它的道儿，残像始终留在他眼前挥之不去。那个图形暗示着做爱之后仰躺的女性，兼具遭到鞭笞、以及迎接死亡降临时的姿势。这个广告宣传的是遍涂身体的香油，同时也勾起了观者的欲望。这是一款常用的香油。

远处大厦上，挂着一块印有徽标的广告横幅，它覆盖了整个墙面。

就像黎明前填满天空的蓝色。乍见之下蓝得近乎发黑，一色的横幅中央绘有小小的暗银色徽标。是三个一组形成Y字的图案。除此之外，横幅上空无一物。它遮盖了大厦足足五十层墙面。

①撒旦化身诱人食苹果的毒蛇。

②指医学挂图上用来划分躯干的线条。

这是一面吊旗。

一面凭吊一年前的此时突然消失不见的百合洋的吊旗。

通信突然中断才过了两天而已，百合洋就在它的轨道上消失了。经协会调查，查明在百合洋的位置上有与它同等质量的不明物沿着轨道公转，但除此之外，协会费尽心机也无法捕捉到任何有关百合洋的线索。此事旷古未闻，原因至今不明。

在舍琴科城，有不少人与百合洋有很深的渊源。有人丧失了故乡，有人因亲人被派去那边而骨肉离散，还有人因为经济崩溃变得事业与财产两空。虽然不是致命打击，但舍琴科着实受伤得不轻，悲愁之情则更甚于此。

恐惧与悲痛互成表里，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协会的世界。

百合洋一定是被人毁灭的。大多数人都认定，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动。数年前，曾有过抵制百合洋文化入侵本地文化的抗议活动。谁也不能断言那次活动与此事有关。但正如白川所言，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必然伴随着倾轧。因为百合洋，我方就注定要蒙受损失。协会调查团的报告依然遥遥无期，恐慌的滋生在加速。

百合洋崩溃一周年迫在眉睫，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开展了名为“半旗”的大型宣传活动，邀请了几百名知名艺术家来创作追悼百合洋消失的艺术作品，并在公共空间展出。

刚才的横幅就是其中的一件，横幅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布莉姬·泰德曼。关于作品意图，圆请教过当时正在创作的她。在她看来，旧银色的Y字不仅是百合洋的大写字母，同时具有“自由意志从中通过的通道、回路”的涵义，还纳入了上古地球卡拉巴教的教义(Y字为始生万字之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百合洋上大多数墓碑都是Y字形。作者通过Y这个字形，无声地刻画了文字的根源、意识消逝之所、死之表象、以及再也无从探访的星球。此外，横幅的结构能让Y字经受住强风肆虐而纹丝不动。

文字的根源——圆回想着白川的委托。探寻隐之图形。

从字面上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或许可以凭着直觉来调查？说起来也并非无从下手。

隔着膝头公文包凉凉的、柔软的皮革，圆将手按在典书的轮廓上。我一定可以的，他对自己说。

跟布莉姬借她的设备看看吧——圆如此打算。这个念头是在他望见巨型横幅的那一刻成形的。借助那个灵活机动的系统，一定可以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

路旁人潮熙熙攘攘。

街景几乎被百合洋的徽标淹没了。经过哈伯什妙手点缀，那些徽标仿佛啾啾咬美味嫩叶的虫子般密密麻麻地在街边聚集成群。车窗外无数图形一闪而过，消失在窗框外。它们

随机汇集在一起，隐晦与情感四下纷飞。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意味深长的图案，下一刻却怀疑或许这只是自己的幻觉？光影中只见大小数千张布莉姬作品的复制品。一瞬之间，圆有一种被抛进了典书里的幻觉。

3

【叙述】

天花板与两面墙壁整个连成一个天窗，因此布莉姬·泰德曼的工作室从来不会光线不足。在充沛的晨光下，工藤圆焦躁不安地徘徊在那些厚重垂挂布匹之间。这个地方就像卖窗帘的展示厅。

这个房间可能是整个综合LOFT里最大的一间了。从天花板到地板、墙与墙之间，大幅大幅的布料以各种角度、各种强度或挂、或撑、或绷起，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每一匹都是布莉姬直接从生产处订购得来的最新高科技纤维制品。

在这种布制成的幕布上，图形幻化成色彩缤纷的线条画。它们狂舞不止，就像被沙暴扬卷，狂乱得没有一点秩序。它们在织物幕布上舞动，从一幅布横跨到另一幅，在布与布之间飞来飞去。可能是为了集中精神，圆蹙着眉，双手紧紧握成拳头，走起路来脚跟用力着地，这种步伐与专注于独角戏排练的演员如出一辙。也难怪会有这样的观感——毕竟这一房间的布匹本来就是舞台装置。

布莉姬·泰德曼的职业生涯是以舞台美术设计开始的。利用智能织物，她开发出了全新的舞台装置“智能布”——一种织物结构制品——并由此扬名。她的房间真实再现了哈伯什设计的库伦巴歌剧院，以及随后在它的开幕式首映公演的戏剧《库温那尔与勃朗格纳》“第一幕”的场景。第一幕里，那块在巨大帆船甲板上扬起的布除了用来象征风帆，也兼具剧场装置的机能。举个例子，合唱队就是以映映在布面上的无数嘴唇的形象登台亮相的。这幅布还是一块振动膜，它能将合唱队的歌声扩散至舞台每一寸空间。此外，由于混织有膜状肌肉，它还会像有意识的生物那样飘摆，与投射其上的黑点映像相辅相成，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真实感。主要登场人物之一、出亡亡灵之王的活人演员能够毫无破绽地在布面上上映映的过去场景与真实的舞台之间穿行。当主角念起长达十五分钟的大段独白时，布面也会将图像化了的演员心理活动展现于布景之上。这些特效加乘，一经施展，便让观众沉浸其中不能自己。

初演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这是哈伯什与布莉姬最初共同创作作品，在这之后，两人就成了工作与生活中的伴侣，共同生活在一起。哈伯什不在的这几年，布莉姬就成了这个LOFT的实质性的大家长，成了住民们的精神支柱。

这种包容力也让圆得益匪浅。圆自己的工作室配置实

在太酸了。布莉姬的房间看起来像经过复原后的老古董舞台装置，但这只是外在，房内的纺织品素材及控制装置等其实都是常备常新的。布莉姬已经接受了“半旗”系列作品的后续部分委托，正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借用请求。

圆以迷乱的眼神追寻那些狂舞的图形。

但眼下这些狂乱舞动的图形并非真切存在的百合洋图形。

布匹犹如滑动的流沙般沙沙作响。沉浮其上的不是一般的图形，它们将徽标的发展史回溯至某一个时点，再从该点重新进化。智能布上展现的就是这个模拟的进化过程。分析百合洋图形的规则后，一组组原本可能生成的全新图形一刻不停地演化着，只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由于各个层面都有变数干预，进化的方向也千变万化。假如所谓的隐之图形切实存在，那么，如果回溯进化过程，是不是就能使它显形呢——就好比在遵循透视法的图画中，无论你从中引几根线条，消失点的位置总是一定的——圆对此很有把握。

狂舞骤然止息。生机盎然的图形不再成长，仿佛死去的浮游生物，和缓地悬浮在空中、布面上。

圆“噔”的一声跌坐下来。那把哈伯什留下的导演椅吱嘎乱响。他额头汗珠密布，呼吸又浅又快。

“怎么了？”

他循着布莉姬的声音转过视线的气力都没有了。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全凭一己的精神力量，持续不停地对控制装置下达指令，进行海量计算及结果修正。冷冷的镜片紧贴着他的眼皮。圆呼地吐出一口气。镜片还堵着他的眼睛，布莉姬的手已经抚上他的面颊。小小的心，温润柔软。有那么一小会儿，这种触感打动了他的心。

他取下镜片，睁开眼。

布莉姬·泰德曼笑容如故，正从上方打量着他。她身材苗条，发丝细长，举手投足稳重有加。虽然她比哈伯什年长五岁，但总给人一种少女的感觉。她伸手握住圆的双腕。

“我给你倒杯茶吧。”

边上有张小桌子，百合洋式的茶具已经备好放在那儿了。共有十套大小形状不尽相同的茶杯。少说也备齐了好几种茶叶，还满满当当地盛着点心及小零食。在百合洋，晚餐吃得晚。日暮时的下午茶是一天中的第三餐，算作正餐。尊崇多样性与随意性的结合，这是百合洋风格的真谛。布莉姬在圆对面坐了下来。

“一大清早就喝茶虽说有些古怪，不过圆，你昨天熬了通宵吧？为此特意给你调的。让身体好好放松一下吧。”

圆听懂了她针对自己这番过度专心的委婉劝劝，心下觉得有些歉疚。布莉姬是这个综合LOFT中收入仅次于哈伯什的人，霸占她的工作室长达五日之久，从礼数上说不过去。他向她表示道歉，而她则回答：“嗯，其实我来找你是有话要说。”

“是吗……”

“LOFT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你正在做的事情很感兴趣呢。”

“呃……的确。我为人处事实是在太不周全了。”

布莉姬“噗哧”一声笑出来。

“没错。就是嘛，只花了五天功夫就能深入百合洋的图形世界到如此地步。难怪没有闲心去管别的。”

布莉姬张口仰望附着在智能布上的图形星座。

“太神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形，不可思议。可这又的确确是百合洋的图形。”

“你这样说让我很高兴。”

布莉姬的祖母年轻的时候从百合洋移民至舍琴科城。说起来，哈伯什的曾爷爷也是百合洋出身。布莉姬的童年是按纯粹的百合洋生活方式渡过的。圆觉得，如果她没觉得格格不入，那就证明这种进化分歧并不是荒唐不经。

“话是这么说，你的脸怎么瘦成这样子了呢？”布莉姬微微苦笑，刚才抚摸过圆面颊的那只手，掌心遮上了他的额头。

圆严格选取白川交给他的那一大批图像资料。尽可能选择物理式的——以人类之手直接制成的作品：绘画、货币、家具、日用器具、祭器、地方出产的毛织布料、宝石、贵金属工艺品、印章、建筑、邮票、藏书票。还搜罗了文艺及工艺的制作记录，从中想方设法地提取动作、身体姿势的基本样式，与戏剧、舞蹈、歌谣、农耕及劳动、手工艺相关的身体姿势。圆花了一个晚上，初步建立起了能独立联接这些资料的数据库。

要物理式的资料是有道理的。

原因之一正如白川所说，描绘图案是不能脱离肉体的。手在描绘轮廓之时，必然被人脑及上肢构造所制约，绘画者也被支配身体动作的欲望所左右。圆认为，“形状”是数学性及抽象性的存在，同时也对等地体现在身体及肉体上。如果“隐之图形”真的像白川说的那样隐藏着非常完美，那么不盯着“典书”看多久，理论上都决计无可获知。但是，在百合洋文化的背后存在有某种本体，它应该就藏在那种“想要如何活动身体”的感觉当中。

“比如说这个银币。”圆从口袋里抓出白川借给他的百合洋货币。就像刚刚铸完一样熠熠生辉，上面刻有托德威之眼。“凿刻这个图案的工匠，他的手臂、手指、眼睛都是如何动作的呢……我读取了收录在工艺记录数据库里的相关资料，并用我的身体模拟出来。”

专门为智能布之前的公演所开发出来的程序库派上了用场。这就像以前的名舞蹈家演出的“一人群舞”，即同时以数种不同的舞姿起舞。这种舞蹈对舞蹈家的心力消耗颇为巨大，所以一般推不到加演场。

“为了它，你可真是瘦了一大圈呢。还有这个——”

布莉姬看了看一直在自己的肩头游弋的冬树叶形图案，“这是在第几版进化出来的？”

“二十七。”

“我的天！”布莉姬用手掩口，然后短促地笑了笑，“失礼了。”

圆连苦笑都笑不出了。

“就这样也还是找不到消失点吗？”

“除了混乱就是混乱。”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圆所期望的消失点怎么也不肯出现。在新一轮版本的进化过程中，透视图的精确度劣化了。但既然布莉姬没有对这些图形感觉异常，那母版和进化大体来讲应该还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也许这个计划的大前提，即通过多路径进化的结果来显示隐之图形的这个计划本身，存在着什么不足之处。

“但是除了这个外，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打起精神振作点嘛。来，快用茶吧。”

圆在桌上陈列的那堆形形色色的餐具及食品中间摸索着，寻找他可能用得上的材料——对了，烹饪也算是物理学的艺术作品。

他先啜饮了一杯花与香料调和的茶，然后从别的茶碗里吞了一口又黑又浓的苦味液体。在如同咖啡般强烈的苦味之上，之前入口的花与香料茶的香气被绝妙地延伸了。黑色的饮料口味重些，但淡淡的香气也相当鲜明，就像余晖氤氲中一抹金色的云彩。

布莉姬莞尔。

“你这样什么都喝不到啦，你得等一下。”

她说的没错，这样品茶导致味觉印象全然颠倒，就像画作中前景与背景相互反转。他的眼睛早已看惯了平素的薄暮，因此他懂得品味黑色的苦味中错综纠缠在一起的美味及酸味。花与香料则是达成这个目的的补充。这种搭配当然也就产生了深层意义。简直就像徽标。

“圆，喝了那个调配茶，你还是稍微休息一下的好。”

这苦味有药效？体内有所表示，不过并不是不适感，而是像数上湿毛巾缓解酸痛时那种言语无法形容的舒畅感。布莉姬直起身，转向圆的背面。放在他肩膀上的双手按摩着僵硬的肌肉。快意之痛让圆哼出了声。他略向后一仰头，后脑正抵上布莉姬的胸口。但她没有挪开。

“睡一会儿吧。阿锦在等你吗？”

“嗯。”

“没关系的。你一定行的。”

“嗯。”

“不过，还真是不可思议呢。呐，圆，我啊，觉得你做那些的分岔进化的徽标，全都非常和谐，比真的徽标还要和谐，这样我就安心了。”

布莉姬稍稍俯下身，在圆的耳边细语。圆感到她的胸部轻轻碰到了他的后背。

“嗯。”一边回答她话，他还一边不停地思考着。

为什么看不到呢。

有什么地方出错了吗？

“好可怕……”布莉姬仍是那个姿势，小声说道。

“嗯？”一直被布莉姬从身后紧紧接着，圆的脸终于还是红了。

“已经过去了一年了啊。”

百合洋的消失给布莉姬带来了精神上的重创。圆看在眼里，甚至开始担心她能不能挺过来。

“你说可怕，是因为你流着百合洋人的血吗？”谣言姑且不论，从没有人对百合洋人实施过暴力或者迫害。不过惴惴不安于“是否遭到了恶意破坏者袭击”的百合洋人的确也是有的。圆伸手安慰似的摩挲着放在他肩头的布莉姬双手，不意间碰到了哈伯什打造的戒指。“啊——还是说你在惦记哈伯什？”

“不是的。被攻击的恐怖感已经不怎么可怕了。”她挺直身躯，朝窗那边望过去，“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做出了这种事情。”

“布莉姬？”

“圆，我最近觉得啊，到处都充斥着百合洋图形，感觉怪怪的，很可怕。没错……这就是我的想法。该怎么说好呢，举个例子，就像是我本来认识的可爱的小狗狗，借着一股怪物般越来越大的蛮力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啊冲啊的，让我只想躲得远远地看它。嗯——你懂我意思吗？”

“照你这么说的，如今正从事图形工作的我，也很可怕吗？”

“呵呵，”布莉姬总算又绽开她那一贯的笑脸，让人心安的笑脸，“怎么办好呢？对你这个怪物？”

“真伤心啊！”圆也笑了，“你这么说我，小心我咬你哦。”

【青村锦】

他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擦香油，我说是因为心情有点变化。汗味和沾在床单上的体液气息游荡在漆黑一片的卧室中。我压在圆的身上，又吻了他一次。舌尖拨开唇，一路探到门牙——张开——舌头撬开牙齿。我舌头的里侧附有腺体。放松，让唾液的香气充满圆的口腔。他的手在我的后背游走——爱抚我——爱抚我背上的鬃毛。太舒服了，我像猫咪一样，喉咙发出“咕啾”声。抓过他的另一只手梳理我的头发。缠绕其上的天使之发垂落在圆的胸膛，经体温加热后挥发，一抹暗香弥散。它钻入我的鼻尖，扩散至腋下、肚脐。我静静地翕动鼻子，一边玩味着圆身上健壮得让人有些意外的肌肉。我开口问他。

“你累不累？”

圆回答我说：“还行，不至于累趴下。”

“谁让你不好好睡觉。”我轻轻咬他的鼻尖，然后把它整个儿含在口里温暖。

“喔，没错。”

“今天已经第七天了。有进展吗？”我轻舐他的眼睛。

“没有……”听他的声音就好像他已经听天由命了，“没戏。”

“你在布莉姬的房间里泡了那么久也没戏吗？”

之前在里面住了整整五天，多半都没怎么睡觉。

“那现在具体到哪一步了，你跟我说说嘛。还有原版典书，让我瞅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嗯，没问题——嗓子好干啊。”

他伸出放在我背上的那只手，点亮床头灯，想取水瓶。

“！”

他瞠目结舌。

“意想不到吧？”我抬起上半身，双手弯向脑后，这样他才能看得更清楚。“算是恶趣味吧？搞得像圣诞树似的。”

我看到灯光下他的眸子里隐约映出了我的上半身。若将这个映像再放大些，也许就看出我身上无数发光的百合洋徽标了。

“完全没有发觉呢。”

“角度很重要的，光线的角度。”我继续左右扭动上半身。随着光线变化，外加肌肉状况与情感因素的影响，徽标也在不停地变换状态。“你瞧。”

这些徽标浮上表面，变换色泽，复又下沉。它们闪烁着，诱惑着圆——这正是我将它们设计成这样的目的。

他双手一撑，猛的朝我胸口直靠过来，我差点被撞到。于是我用图形威吓他，让我胸部从正中央长出刃花的徽标。那是一朵放射状的白描八瓣花。他看到一把尖刀抵在自己脸上，瞄准了鼻尖，吓了一跳，两手一松。让我笑得支倒地。

“哦哈哈，这脸真怪！”

圆从床上一跃而起，顺势翻到我身上。双手摀着我的肩，刃花顶到了他的牙。

“哎哟！”

“不长记性，一见到漂亮玩意儿就不顾一切了。”

“对啊。”当然对啦。舌内腺体、鬃毛、天使之发，都是我的妆饰品。圆亲吻我的肩头。我在那里设置了一个迷你尺寸的私处。它也是我的妆饰。肉体本来就是为了兼容各种欲望而存在的，总是要靠原始配件的话，岂不无聊？

“本来的那些纹身呢？都去掉了？”我听见耳畔低语。我听见舔舐的声音。我喜欢听那声音，所以才这样设计我的肩膀。

“嗯，一扫而空了。秋风扫落叶，真爽。”

圆一时无语。他这人就这样，一本正经的。

“你说一扫而空，有多少？”

“就是想让你来数——我才去纹的呀。”

【工藤圆】

——我的皮肤在燃烧，无数苍白的线条画淹没了火红的肌肤。那些图形呈全息状在肌肤上浮游、游移、变形、明灭。我以双目聆听锦对于爱抚方式的渴望，它们低吟浅唱，不停地诱惑我。我调动我的手指、指甲、手心、双腿、双臂、舌与齿来回应它们。当我吮吸她肩头小小的附着物时她笑得一脸明澈。她的脖子白皙，向后弯翘，我瞥着上面缠卷的那个象征绞杀的徽标，然后我说：

“纹得真不赖。”

锦喘息着。

“谢谢。实际上，是我自己弄的。自制的纹身工具。自动的哦。”

“你真厉害。”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如果自动纹身能刻画出这样的图案，八成会大卖特卖。“不过，用一般的纹身机也行啊。”

“你说的对，不过那样没劲。公开的徽标纹身程序那么多，我只是稍微改进一下。其中奥妙一句话就能说穿。再就是照抄高科兄妹之前作出来的复制品。”

“恭喜。”哪像她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哈伯什和布莉姬他们真有力。”

“心情真好，让自己的身体遍布徽标……”

锦把我放平，上半身贴着我的身体靠近前来。她张开手，握住我的喉咙。然后轻轻收紧手指。她肩头到指尖之间，一条长长的圣蛇图案蜿蜒浮现。

“我纹身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和动作。纹身工具能感应到我的感情和动作，为我挑选相配的图案。就像舞者在做热身运动，一边聆听身体的声音，一边进行精密手术。”

我想象着她耗费时力，在探究自己的情感与快乐的同时将徽标密密麻麻地铺满自己的身体。我想象着她一面让那些长着彩色刺尖的无数机械指在身体上爬来爬去，一面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那些以百合洋的语言来表现、来具象化的她的欲望。她的肌肤无声地强迫我去解读她的身体。我有一种预感，这种纹身工具将会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开来。就像给自己上妆、挑选衣服一样，谁都可以用徽标来表达自己的。

“这个一定能卖得很好。”

“是吗？”锦得意扬扬地点头，“已经通过测试了。一次性试用纹身工具套装也都发出去了。两天就脱销啦。头天来的客人，第二天带着别人又来了。开张三小时，卖到库存精光。”

“你在偷笑什么呀！”

“那些头天来过的客人，第二天带过来的都是自己的恋人。”

“这样啊。”

“就算不在床上用，也可以在两人世界的时候用来调

情啊：纹身之间互相呼应嘛。”

锦收起她方才扔在床上的镯子，叮铃当啷地往我手腕上套。我用这只手爱抚她。刻印在手腕上的那些精致的徽标与锦的图形——呼应，让我有种皮肤被轻抚的快感。每当手腕拂过她的肌肤，那儿的图形便鲜明显现，涟漪般扩布全身。她压着自己的声音，身体大幅波动。

“你也一起来吧。”锦说道，气息粗重。

“你是说纹身？”

“嗯。”她像小狗似的在我身上东闻西嗅，“我想了解圆更多一点。圆的内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个嘛——还是先不谈它吧。”我条件反射地回绝了。

“——啊？”锦望着我，眸子仿佛笼着一层膜。下一刻，我从那对眸子里读到一丝不愉快。“哎，为什么呀？”

“你问为什么，因为会影响到工作啊。”我骗了她。之所以不假思索地回绝，是因为我对此心存嫌恶。“这儿，”我指了指胸膛，“已经被原版典书及百合洋的肉体感觉填满了。我现在不太想再有什么琐碎的东西加进去。”

“琐碎的东西。”锦一字一顿地重复我的话，“那协会的工作完成以后呢？”

“不知道。只要不会妨碍到解像师的工作，那倒……”

“放心，不会的。”她握着缠在手上的链条，就像握着缰绳。她骑在我身上，将我的手吊高，腿和胸部环抱我的手，让四周图形炫亮，“肯定不会影响的。OK？”

我该怎么跟她说明我内心的那股嫌恶感呢？我缄默了。

不，恐怕并不是嫌恶感。我脑海里回响起布莉姬的话。在我身后紧紧抱着我，我听到她小声说：好可怕啊……不是嫌恶，而是恐怖。对于妖魔化的恐怖。在锦的臂弯里，我多少有点明白了布莉姬所说的恐怖。

就在这时。

一道闪烁的绿光突然出现在床头，房间里的空气在无声地震动。这是作用于人体平衡感的震动警铃，视像电话的来电音。

“别理它——是内线？”

LOFT内部视像电话往来频繁，大家通过电话一起工作、相约用餐。锦正打算伸手掐断振铃，我却接通了电话。

“圆……你在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锦想躲到摄像头镜头外。环在我腰上的手臂猛地收紧。浮现在床那头墙壁上的，是布莉姬·泰德曼的身影。

真意外。布莉姬喜欢闭门不出。她不拒来电，自己却绝少往外打电话。看她脸色煞白，我问：“你怎么了？”

“我的房间要空闲一段时间——我要去西吉库一趟。我就想跟你说一声。”

“你要……出城？”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布莉姬和

我谈的，是离开这个星球。我感到太阳穴周围发冷。

“出什么事了吗？”后半句被我吞回肚里——出什么事了吗？是不是哈伯什？

“他们说穆扎希布的月亮上发生了严重事故。开发事业部总部刚刚和我联系过。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只知道伤亡惨重。”

“哈伯什还有高科他们……”我想我的声音在颤抖。LOFT的好几个主要成员都在穆扎希布工作。

“我不知道。”她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事业部也没有头绪，就连他们也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现场极为混乱——我今天晚上就出发。圆，你能帮我个忙吗？”

【高科环】

哥哥打了环。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环。“啪”的一下子打过来，等环注意到，脸蛋已经火辣辣地疼了。真的好疼，哥哥的脸真可怕。眼睛瞪得好圆，快要看不认识了。环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所以环就拼命哭。

“振作起来！快醒醒！”他大吼大叫着。但，这是在说环吗？怎么回事呢？环明明只是在吃晚饭呀。晚饭后哥哥做的炖肉丸子汤呢。不过……嗯，从把勺子伸进炖菜快速搅拌，到被打之间，发生过什么，环不记得了。可是，饭桌上发生的事，和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要打环呢？

本来在饭桌上，一直都还好好的。还是平常的盘子、碗、水壶、叉子、汤匙、餐巾。这边是环，那边是哥哥。红色的炖菜汤，胖胖的大肉丸子，汤面漂着甜菜丁，还有打着漩涡的酸奶油。

对了，漩儿。想起来啦。

环想去碰酸奶油的漩涡，想用汤匙尖反着去搅那个漩儿。于是环把妈妈用过的汤匙伸进酸奶油漩涡里。然后就——然后就，嗯，一点儿一点儿地想起来了。

这样啊，难怪哥哥要打环呢。因为环把桌子弄成了这个样子，这都是环的错吗？

可是为什么要打人呢。难道，是因为哥哥他自己根本做不到这样子吗？

环平时很少哭鼻子。爸爸妈妈动身离家的时候，说过环是个爱哭精。所以环下决心，绝对绝对不能再让人担心了。可挨打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哥哥瞪着环哭，脸上一付无可奈何的悲哀表情。

——就在这个时候，视像电话响了。

【高科斋】

“小环。”

布莉姬姐姐蹲下身子，视线与我们齐高。

“对不起，我必须先走一步了。原谅我好不好？”

环哭成了个泪人儿，但她未必是为无法看到父母而悲伤。是因为就要见不到布莉姬姐姐了，所以才惊慌失措吧。我也一样。布莉姬姐姐是妈妈的好朋友，她总是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照顾我们。

布莉姬姐姐抱了抱环。环脏兮兮的鼻子尖压在她外套前胸，弄脏了白色的外套。由此给我带来的反感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紧紧抓着自己的手，就在不久前打过环的脸蛋的手。

“小斋。”

布莉姬姐姐侧头看了我一眼。她的作品出神入化，但她很平易近人。我很喜欢她这一点。

“小斋，你没事吧？”

“嗯。”我差一点儿也哭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都怪那张饭桌。我真想大声喊出发生在房间的一切，但我必须保护环境，所以我一个字都不能提。之后，布莉姬姐姐轻轻抱住我。

“阿圆、阿锦，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们照顾了。”说完她又转向我，“小斋，你如果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就等我到了那边再说吧。你可以偷偷地告诉我。视像电话的确很贵，不过寄信免费哦。”

她说中了我的心事。我真的很惊讶，我以为我已经尽量不露声色了。

“我知道了，谢谢您。”

布莉姬姐姐站起身，她和前来的送行的人们约好，会尽快联络他们。有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来接她上路，她和她的大箱子坐着摆渡车消失在通向轨道港的大门后。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将会写很多信。

有许多话想要说的，也许是布莉姬姐姐吧。

【叙述】

那天深夜，高科环手里拿着手电筒和钥匙，偷偷溜出兄妹两人的房间。

“我的房间里放着很多你爸爸妈妈的记录。觉得寂寞就去看看吧。”布莉姬说，她把钥匙给了哥哥。

此时的环正因看不到典书而焦灼不安，连吃晚饭的时候都会突然失神。肯定是因为无法接触典书，她的情况才越来越糟。需将复制典书藏在带锁的保险箱里，解锁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而环渴求图形，现在的她，脑袋里只剩下这样的期待：布莉姬房间里一定有典书，或者更让人激动的东西——据说在布莉姬的房间里，保存有原版典书内容。

如果这是真的，那可了不得了！环很兴奋。说不定会有前所未见的图案和超乎想象的图形搭配呢。环想看看它们，想得快要疯了。

而她现在就可以用手里的那把钥匙自由出入那个房间。钥匙插进房门，门把手内传来轻轻的“叮”一声。

房间里有一点光线，但很微弱。送风系统吹出的空气冷飕飕的，让人联想起拂晓时光。空间很宽敞。环意识到了工藤圆留下的气息。对了——送别布莉姬姐姐的时候没看到阿圆哥哥。为什么呢？她苦苦思索，一边打着哥哥的小手电，寻找智能布的控制台。

她一不小心迷失了方向，仿佛踏进了布匹的森林。它像是黑夜的本尊，又像深深的夜海。

环的妈妈给她讲过一个关于百合洋的“海之星”的故事。

关于百合洋视觉语言的起源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力的一种便是海之星说。它同其它众多假说一样，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海之星说认为，徽标语言源于生活在这个星球淡红色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这种生物大致呈扁平状，最大的可生长到直径一米。躯体半透明，可以看到内部的骨骼。它们的骨骼拥有臻于极致的精密机械之美，就像昂贵的手表的内部构造。体内的细菌活动让它们在夜间散发荧光。它们在百合洋岛屿大陆架区域大量生息繁衍。每到繁殖期间，夜晚的海面上全是它们的身影。由几只到十几只不等的海之星接合成一个群体，平时紧卷犹如簧丝的骨骼此刻松开了，互相交织在一起。就这样聚了散散了又聚，形成发光的线条画。据说这就是徽标的起源。

她找了一小会儿，找到了控制台。如何操作并没有难倒她，系统只是暂时停止运行，处于休眠状态。数不清的图案闻风而动，一如灿烂星光蔓延天边。

在百合洋的夜海游动，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这种安宁的感觉让环陶醉得想哭。终于又能将图形之间的对话看个够了……她穿着睡衣，躺在地板上，任凭身体仿佛融化在徽标中。

不可思议的各异图形组成的白描画互相纠缠，扩展成无数重叠的星座。

起初，环仰望星空在房间内舒展，感到喜悦欢畅。

但接下来，她的眼睛开始困惑地不停眨动。

这是史无前例的。她想是不是中了视觉的毒。如此华丽的星图，她却什么都解读不出。只有无意义的光，纷纷乱乱，闪闪烁烁。

困惑变成了黑色的恐怖。它夺去了环超常的图形解析能力

左右大小不一的瞳孔微微震颤着，小手贴在双颊上。手指屈起，像两个括号，指甲抠进太阳穴。

这震颤让她全身动弹不得。眼睛和嘴巴张大到匪夷所思，舌头外突，舌尖无一丝血色。

最后，喉咙深处迸出一声尖叫。

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尖叫，直到喉咙撕裂，浑身脱力。

等叫声终于停止，环已经失去了意识。

她的心近乎赤裸地经历了这种恐怖。

这空洞无物的图形星座。

它们闭口不言，连一个字都不跟她说。

4

【青村锦】

送别会结束之后，就不怎么想回床上了。我们面对面坐在桌边。我烧开了两人份的水，百合洋房的小型茶炊^①蒸汽袅袅，我关上开关，直接用它注水沏茶。

其实我还是有心回到床上，继续刚才的话题的。

茶杯上有杜鹿的图案，只要用手指描摹它，那件圆没见过的内衣里侧的蛇形图案就会痛苦地扭动挣扎。鹿是蛇的天敌——在徽标语言里，这就是它们各自被赋予的含义。嗯，百合洋的图像总鉴（它的涵义体系能回溯到上古地球时代）我已经通通背下来了。要玩刺青，就得先了解它们。我用各种方式来描画杜鹿，不露声色地戏弄那条蛇，这有点像用棍子去捅蛇，不过其间也伴随着些微苦痛。

“哎，之前说到哪儿来着……”茶汤飘香，是莓子的香气，我的舌尖浸没在芬芳中，吸吮这香气。

“抱歉，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些。”也不至于担心成这样吧。对布莉姬你就这么放不下心来吗？

“你很像杜鹿。独立、纯粹，一个追寻着圣杯的孤独灵魂——”

“呵，功课做得很到位啊。”是，我承认对他而言，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知识。但他的话伤到了我。

“——却又充满了激情。”

“不错。”圆在笑，可他的心却没有。你是个将自己的内在看得很重的人，讨厌别人在你思考的时候打断你，也不喜欢被外在变化所左右。但我和你不同。我喜欢不期而遇的改变，毫无预兆地解构我的生活。所以我选择刺青。但这个话题若再继续下去，只会让你更心烦意乱吧。

杜鹿太可怜了。阿克托安目睹狄安娜沐浴，结果被变作一头鹿，还被猎狗扑杀。就因为看到了那个冷酷女人的裸体^②。

莓香现在氧化变味了，有一股果酱般甜甜的味道。

然而——

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什么人坐在我边上。近得能触碰到手肘。

我不由自主地猛一回头，往边上看去。没人，那种感觉也没了。圆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几乎就在下一秒，空气开始震动。我的膝盖被洒出的茶汤溅到了，好烫。

“烫死了，你就不能设一个稍微像样点的来电铃吗？”

“都这么晚了。”圆一脸灰倦，接通画面。墙壁上显现出一个陌生人的脸，他穿一身灰底碎白点立领西服——

啊，等等，圆好像跟我说过他。他应该是——

“白川先生……”对了！协会的主任学艺员

“十分抱歉，这么晚来电话，不过事态紧急——”

圆说得没错，他真的长了一张无懈可击的脸，古怪的脸。嘴里说是紧急事态，可脸上表情却毫无起伏。

“恕我单刀直入。请立即中止您手头的工作。”

“什么？”

“请您冻结之前拜托您的工作。重复一遍：请您冻结。请停止一切相关工作进程。已经完成的部分，请您暂时不要处理。我们知道您在用泰德曼的系统开展工作，请您将它连同整个房间一起妥善封存，不要把任何物体带出房间外。”

圆脸色僵硬，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他缓缓地斟酌用词，问道：

“是不是和穆扎希布的事有关？”

我大吃一惊，他怎么一开口就是这个？我看着他，这次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

圆的脸白得像张纸，表情像是遇到了怪物。

白川摇了摇头。

“穆扎希布怎么了？为什么会想到那队去？”

“穆扎希布那边出事故了——应该是事故——紧接着就是你的电话。”他的声音真在发抖，“因此我立刻就——”

这样真不像他，这也太过敷衍了事了。

“白川先生，你没对我隐瞒什么事吧。”

“什么？”

“协会为什么需要‘隐之图形’，这一点我至今还没听过。你身为文化事业部的人，针对百合洋的大型宣传活动‘半旗’又是你主持的，但实际你和它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我会有种你正在完成某个秘密任务的感觉呢？”

“我只管纯学术方面的问题。‘半旗’不是我负责的。”

圆的脸色仍旧苍白，他紧咬住白川不放。

“穆扎希布的月亮，塔希普，它究竟发生了什么？”

白川苦笑。

“请你放过我吧。你是说我还有所保留？我只是一心做着文化事业部的工作而已。该提问题的是我才对。这么难得的课题，就因为上级的意思被迫冻结了。”

“你跟我解释一下上级的意思总可以吧？对我又没什么坏处。”

白川耸了耸肩。

“按照合同，你没有质询这些的权利，我也没有告知你的权限。”

“那些器材是他人财物。协会该不会连别人的东西都有权接收吧。”

“有。工藤先生，请你重新读一读合同。”

①一种附有发炉的俄式茶壶。

②出自古罗马神话。

白川大概从没在合同上输给别人。好一个滴水不漏的家伙。

“多说无益，不如我们面对面地谈谈这事吧。”我脱口而出，“你的说辞不能让人信服啊。”

两个男人的视线一起转向我这边，一时沉默。

“同意。”白川微微一笑道，“也许还是面谈比较合适。”

我看了看圆筒，他似乎若有所思。

“我回请你一顿午餐吧。”他换了种口气。

“嗯？”

白川语调有些上扬，也许这话出乎他的意料。我笑了，而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露齿而笑。

“就定在那儿行不行？舍琴科宾馆的主餐厅。在那里会面，就吃上次那样的。”

“好啊。”白川答应了，“后天——啊，已经过去一天了，应该说是明天——怎么样？大家都别迟到。”

电话刚挂断，圆筒就迅速到我耳边低语，唯恐被人偷听似的。“帮我把布莉姬房间里存放的数据统统拷贝存档。”

“你打算怎么办？”我也悄悄问他。

“我会去见他的。”

“只不过？”

“多米尼克·普拉格。”

他说完站起身，前去拜访那位住在LOFT核心部位的老人。

【工藤圆】

“大漩涡”大图书馆。如果要举出十部哈伯什的代表作，大多数人都会在名单中给它留出一席之地，哪怕只能选三部，结果里也还是会有它。因此，以模仿大图书馆而建的房间作为综合LOFT的核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喂，普拉格。”

我大声喊着。这个狭长的圆筒形空间是LOFT里最大的一间。普拉格应该是在我头顶上方的某一处，但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没有回答。无奈我只得再一次大声呼喊。

这是一个立井结构的圆形书斋。抬头仰望，让人头晕目眩。圆筒的内墙，也就是这整堵墙壁都是连成一体的书架。架板并非水平设置，而是略有倾斜。目光沿着这庞大的藏书渴望，只见圆筒内侧一层一层地螺旋状盘旋上升。接近地面的藏品估计是上古地球文明的复制品，以秦烧密陪葬品为始，有刻写着文字的粘土板或皮革、连绵不断的古籍卷册，还有成排缀饰有宝石和贵金属的抄本，光是抬头看它们就会脖酸颈痛。再往上，极目处是一个无光的漩涡，皮革书脊吸尽所有光线，只有金色的文字闪耀其中。在这个挖空整棵巨树打出的书架上，陈列的全是视作“艺术品”、“工艺品”的典籍。信息设备安置在别处，从这里是不见的。它与包括地下空间^①在内的各路通信社、情报员、数据库订有

契约，这倒没什么特别的，但这个地方似乎还另有门道，除了各个星府及军方的机密外，居然还能接收到协会的内部通信。此处的多角度同步信息处理器保管的密钥数量多达天文数字，这里的主人曾主持过星府信息管理工作——至少他本人是如此宣称的。这个老人，连同他的隐居生活在内，都让人疑团满腹，摸不着头脑。

多米尼克·普拉格，轮椅侦探、不眠者。悬挂在房间入口的黄铜铭牌如是说。

“哎——！”

他自称在十岁时因事故失去双腿，还留下了后遗症：无法治愈的不眠症。眼下，一艘造型奇特的贡多拉小舟出现在典籍漩涡深处。

“不好意思。我欣赏书籍的时候会忘了时间。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真是好久不见了。”

贡多拉翩然而至，由于地效飞行器的浮空作用，它仿佛是在滑行。这就是他的轮椅。据他说，在事故中遭到损伤的代谢机能需要辅助系统支撑，于是轮椅体积才如此巨大。其实这坐椅里装有接口，能让多角度同步信息处理器连接到他体内的装置，此外还有香水调湿机、宝石研磨机，从软木塞起子到指甲死皮推，从闹钟到烤面包炉，他能把想到的物件全都纳入了轮椅里。普拉格痴迷于这样的生存状态。

“哎呀哎呀，您可来了。”

矮小的普拉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像一尊肉身佛，双目熠熠有神，闪着黑光，仿佛镶嵌了两小块煤炭。肉体虽然枯槁，但全部的精气却都凝缩在双目之中。那精气里有九成是好奇心，其余的可以称为潇洒和幽默感。

“你又瘦了。”

“嘿，你也看出来？没错没错，确实如此。”

光头不安地上下打量，他没完没了地抱怨最近胃的状况。普拉格愿意接受的医疗仅仅是维持生命不灭，他很享受渐渐老去的过程。他说他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你来找我，是有关塔希普吧？”

“是啊。”

锦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中止任务的命令之后，我会提到塔希普。这都是因为布莉姬在我耳边的低语，“恐怖”。在我心中，它将百合洋的消失与那些图形联系到了一起。白川的来电更是刺激了这个念头。我思考着布莉姬关于“怪物”的话题。百合洋上突然消失的怪物现在蠢蠢欲动——这就是我的想法。为了这个想法，我才到这里来找普拉格。

“明天我要和协会的人碰面。在那之前，我有些事情想请教您，请您一定要帮我。”

“塔希普啊，那可是了个了不起的地方呀。”

“……是啊。”

我知道我的脸上肯定又没血色了。普拉格的表情也有些僵硬。

“我可有言在先——哈伯什他们啊，不一定能脱困呢。”

①指带有秘密性质的社会机构。

听他这么说，我都不敢想象我现在的表情了。普拉格瞥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刚才，穆扎希布的军方给了我这玩意儿。”

普拉格打了个响指（他的右手上嵌着十一只戒指），一幅颗粒很粗糙的全息图出现在我和他之间，看样子可能是从军方的轨道港上拍摄的。一个球面缓缓地划着曲线，那是穆扎希布的月球地表。

“这就是塔希普。”

为了保护地表景观，星政府与整个都市全建在地下。这些哈伯什都跟我说过。

一条深谷凿刻在地表。这地形很陌生。我还不太习惯这个比例尺，但它的宽度肯定有好几十公里，长度估计也不下数百公里，深度同样达到了公里级。也许它比星厅都市^①更加深长。

普拉格又展开一幅新的画面，这次是深谷的特写。可以看到绝壁峭立的岩体上有人工的痕迹，那正是星厅都市的截面。这个尚在建设中的新兴都市与其岩盘^②一道被从中撕裂开来。画面切换，镜头拉得更近了。我渐渐理解了事态现状：巨大的力量将星厅都市由地底往上顶，连着岩盘一块儿向外翻了出来——目前看来就是这样。

“而这是摄于两小时之后的，比较一下看看。”

这是哈伯什的声音，嗓子里像堵了痰。

深谷的数量逐步增加。从最初的震源中心开始，四面八方都有深谷形成并扩大。

“你可别吓趴下了。”

又切进一幅。深谷全长已然延伸至五百公里。

“从事故发生，到变成现在这样，中间只过了五个小时。”

“事故……”

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故，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普拉格将深谷的成长从头快速重播。它们的成形与分岔方向完全无法预测。给人的印象就是——某种强大的力量胀满了这个叫做月亮的容器，尔后再接二连三地以不可捉摸的角度迸发出来。

一阵天旋地转，我蹲下身，感觉快要吐了。这并不是说我在想象那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惨状，我们窥测到的那股力量是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肉体无法再继续承受这种事实。

“……事故原因呢？”

“官方声明迟迟未能发表。等明天政府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多半会说些诸如重力控制网失控之类的来掩盖过去吧。”

“谁同意他们这么说的？”

“所有人。保险公司已经崩溃了，因此什么意见都没有。只不过，能不能发表声明还成问题呢。”

“怎么讲？”

“你想啊，本土要是毁灭了，那还怎么开招待会？这场灾难怎么会这么简简单单就收场啊。我敢肯定，这绝对会变

成百合洋级的大灾难。”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问道：

“……普拉格，你能不能把有关百合洋的一切都告诉我？”

“百合洋，一切？”听他的口气似乎不太乐意，不过我知道他其实心急难捺地想要告诉别人。其实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就是教导他人。

“百合洋人，以及图形的起源，告诉我吧。”

【青村锦】

我正打算去布莉姬的房间，视像电话又响了。是LOFT内线，高科技打来的。

“你见到过坏吗？”

“她没来过这儿，怎么了？”

“没什么。”

“什么事，快说吧。”

“嗯。刚才我醒了，发现她床上没人，不知上哪儿去了……啊，有了，她拿了布莉姬姐姐的房间钥匙出去的！”

“我就这赶过去，到布莉姬的房间那儿。一起去吧。”

匆匆忙忙换上衣服，我的手刚碰到出口把手，还没来得及拧，就在这时——

感觉有什么人近在咫尺，我跳了起来。

这感觉比白川打电话来之前的那一次要真实百倍。我的确站在门口，但那种感觉像视像重叠后，映射出了另一个我。那个我置身于某个迷雾笼罩中的集会现场，她推开身周着装粗俗的人群，视线在其中来回穿梭。

我本能地张嘴出声，那个与真实并存的感觉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抹除得干干净净。我看着自己的手，它在颤抖。就在刚才，这只手还端着高脚玻璃杯。杯子上雕刻的蝶形徽标与我身上的刺青共鸣，感觉仍是那么鲜活。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这种不属于此时此地的他人的身体知觉——身处某个貌似非法集会上的某个人的知觉，突然渗透到我这边。我闻了闻手上的气味。我身上这股闻着像香菜的刺激性体味是在致幻的那段时间里生成的。是在哪儿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肯定在某处，和身上带着这种气味的某个男人或女人谈过话。他想要对我怎么样？

我回想了一下，但还是想不起来，于是干脆收回思绪。

我在布莉姬房间入口处和小斋会合。一踏进房间就发现了倒在地板上的小环。她昏迷不醒，蜷缩着身子躺在智能布帘下方。闻闻她的嘴巴，发现没有呕吐。还好。我轻轻拍打她的脸颊，她微微睁开眼睛，看样子没有生命危险。

“我带她回去。”小斋说。

“还是尽量不要搬动她，先借布莉姬的床躺一下吧。

我回去拿点药水过来。”话说完，我问小环，“你现在还动

①行星政府与其下属都市，厅是日本的一种行政机构名。

②岩盘(Laccolith)又称岩盖，是向四周延伸不远、顶部隆起而底部平坦、呈中央厚边部薄的整合岩体。

不了吧？待在这儿休息一下。”

“呀！”环突然大叫，泣不成声，身体拼命向后弓，几乎要突跳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环会对这个地方如此恐惧？

“想回家去？”

我问她，她紧紧搂住我哭个不停，不停地点头。于是我把她抱起来。

“我一个人可以的。”

“不行啊。你们家又没个大人。”

“不要，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想，真是怪了。

“相信我，”我弯下海口，“不管看到什么，我都会保持镇静。”

小斋一言不发，第一个站起身走出房间，我抱着小环，紧随其后。

【工藤圆】

从百合洋加入协会到现在，仅仅只有一百五十年。

在那之前，那里只有一些没与协会订过合约的拓荒者自治公社。虽然不是正规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至少有二百年左右——是实质性的居住状态。详细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料目前还没有发掘出来。我最感兴趣的是，最早定居在那儿的是什么人？

“唔，”普拉格挖了挖鼻孔，“首先呢，你要晓得，那种所谓的实质性占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让别人在那些地球化的星系上头睡上几觉，这事其实现在也有。不管安保措施如何严密，总会有不法移民偷渡到上面，杜绝不了。而协会的体制并非一开始就很完善。以现在标准看，或许是漏洞百出。不过在那时候，舍琴科与穆扎希布这两个星球的开发其实是放在首要位置的，百合洋只不过是腌了很久的咸菜罢了^①。言归正传，那时在其它星区上，有这么一派宗教，它的势力日渐强大。虽然称之为宗教，其实它更接近于某种灵能开发道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叫朱迪丝的女人。”

“你是说托德威教派的创始人？”

我回想起铸在硬币上的徽标“托德威之眼”。若要举出某一个人来象征百合洋这个星系的话，那就非朱迪丝·托德威莫属。但她具体有过些什么事例，一般人却并不知道，我也同样不甚了解。

“朱迪丝·托德威本人其实压根儿没去过百合洋，拓荒移民是在她死后才开始的。她一死，教会会立马四分五裂。托德威最亲近的人，也就是她的儿子所率领的最有势力的主流派，被其它派别看作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许这一派过于执着于托德威文书中某些完全脱离现实的部分吧。总之，这个原教旨主义流派遭到迫害，最终踏上了探寻新天地的道路。当然喽，协会开出的租金价码高得吓死人，他们付不起，于是才去了百合洋。就这样，总共一万零四百名‘托德

威的子嗣’登陆了百合洋。”

由遭受迫害的一万名狂热教徒共同开国的国度，它是个怎样的社会？

“基本上，不清楚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普拉格笑道，“与其称他们狂热，不如说是被逼急了。他们自己倒似乎正儿八经地过起了宁静的自治公社生活。然后就是通常那些事儿：战争、瘟疫。老一套了。”

“瘟疫？什么瘟疫？”传染病的恐怖影响到图像的例子有很多。

“我不太清楚。内战持续了四十年左右，据说其间爆发了好几次瘟疫，死者不计其数。啊，尤其是那些劳碌命的家伙。内战告一段落后，教条主义框框渐渐淡出。这样一直到了一百七十年前，协会终于开始采取行动，制止这种不法占用。协会拥有百合洋的一切相关权利，从法律角度来看，托德威教会这种实质性的占用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协会第一步先承认了托德威教会在特定地区内的一定支配权。实际上，他们的长期策略是先把他们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派圈起来，然后再逐步消解自治公社。我这么说听起来似乎有些粗暴，但协会最精于此道了。事实就是这样。”

“遭到抵抗了吧？”

“怎么可能不抵抗呢，而协会当然也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到最后，他们不得不在一百五十年前互换了标准外交手续书。真是强人所难啊。那个对接口还是强行建设的呢。”

“结果原教旨主义又复活了？”

“没有，那个倒没听说过。”

有些出人意料。

“你可别小看协会啊，奸猾着呢。不管有多少人对他们不满，终究是散兵游勇，难成气候。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托德威教会在百合洋自治公社孕育的文化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爽。”

普拉格交叉双臂，抱在胸前。

“驱逐他们的那些人后来又怎么样了？”

“树倒猢狲散呗，也就维持了最多五十年吧。你问这个干什么？哦哟哟，原来如此——”普拉格十分得意，“老弟，你是要揪出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吗？”

我轻轻一抬下巴，不知在他看来是否算是点头。

“肯定有内幕——难道你不这样想？”

“那又如何？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就等于没有解决。虽说动机是有了，但是要消灭整个百合洋，怎么看不像人类能力所及啊。”

“怪物的话，就有这个能力。”

“莫非你手上有线索了？”

“不是……”我心中的疑惑就像个磁场，它扭曲着我的思考。

“假设有位才能出众的领袖人物，他手下有一群齐心协力优秀技术人员，再加上这些人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力量，”

① 日本俗语，指买来后放了很久却突然暴涨的股票或投资。

② Judith，《旧约》中记载的一位犹太妇人，杀死亚述将军领从而拯救了犹太人民。

量，这就是怪物。他们的目的是要毁灭整个故乡百合洋，所以也就不需要特别指定被害人了。”

“喂”，普拉格在我眼前拍手。

“哎！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有些什么念头，但瞎琢磨这种没根据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的确如此，成天只是坐在那儿不动，眼见问号越积越多，无济于事啊。于是我向普拉格抛出另一个问题。

“关于‘隐之图形’，你都知些什么？”

“头一次听说。”普拉格瞪大眼睛，“那是什么？”

我把白川的话简明扼要地转述了一遍。普拉格那千瘦如木乃伊似的脑袋歪到几乎与地面平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普拉格思考得这么投入。

“那个叫什么白川的，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说辞？我本来就算打算彻查一番托德威来着，但这些都是头一次听说。”

普拉格的轮椅向着书架滑近。它伸出一只机械手臂，从架上取下一本书，是徽标之典。当然，是复制品。

“它确实是中空没错，不过托德威的教义书里对此早有说明——语言的意义是多变的、不固定的。世上一切存在也都同样如此。所谓事物的‘意义’，通通都要靠事物之间的相对互动才得以产生。‘欲望’也一样。并不存在那些所谓能统管‘意义’的中心或是根源。所以别找了。你要是钻这个牛角尖，到最后，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也许在转瞬之间便会枯萎、锈蚀殆尽……总之呢，‘典书’的空白是因为：它就被做成那个样子的。百合洋的图形表意体系中并不存在什么特殊化的中心。这个空白点被明确定义为一个永恒的空缺——我跟你说的这些就是正统的标准解释。”说完，普拉格叹了一口气（实在难得），“正统的解释，啊！”

“就没有别的说法吗？”

“唉，没有，没有，全然没有……”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又开口道，“我说，圆，我曾有一阵子没日没夜地研读百合洋的历史，每一部文献都是厚得要命的大部头，但每一部的细节描写也都同样精彩得要命。日复一日，我阅读文献，沉溺于无穷无尽的轶闻逸事——像咕嘟咕嘟大口喝水。过了好几天，偶然回过神，我却迷茫了。为什么这样讲？百合洋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我意识到，它从未真正进入到我的视野中。我被原始丛林般茂密的轶闻琐事迷惑了，转眼就忘记了自己正在阅读的内容。”

我知道普拉格接下来要讲的话，“你是说，徽标也同样如此？”

“原来如此。这样啊，”普拉格睁开双眼，“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很在意这事，现在清楚了。原来如此。你说的一点没错。”

姑且还是信上一信这个活了一百多年的人的直觉吧。百合洋的文化总是披着过剩的装饰和让人头昏眼花的记述——百合洋人也总是控制不住地去创造那样的作品。恐怕

这和喜好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

人在想要掩盖什么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比较饶舌。

我眨眨眼，想起一个假说。我设法在心里将我所掌握的前景与背景来了个反转。

一切似乎就要水落石出。

【叙述】

送完小斋他们后，青村锦回到自己的房间。已经过了拂晓时分，现在是早晨。这个房间里不带衣柜，喜欢的衣服和服饰什么的通通悬挂在室内，一览无余。锦在椅子上坐下，神思恍惚，在心里回味着之前所见。

她去过无数次高科兄妹的房间。

她知道兄妹俩的卧室在起居室后面，想都不用想。所以锦抱着环，很自然地就逐步横穿起居室，往里走去。关于那个房间她同样烂熟于心。墙上挂着好几幅高科夫妇参与建设的建筑及公共设施的镶框透视图，餐厨柜子上活灵活现地陈列着夫妇俩在旅途中搜罗来的各种动物玩具。这些布局锦都记在心里，就算闭着眼睛在这儿走也不会磕磕碰碰。比如说，不会碰到起居室中央的椭圆形桌子。那张桌子只比地板高出一点，可以让人直接坐在地板上在桌上进餐。高科夫妇常常在这儿招待LOFT的各个成员，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好不快活。

锦走过起居室，进入卧室，把环在床上安顿好。她用指尖探了探环的额头，又查看了它舌头的干湿。看样子不再需要特别照料了。

一颗心落了下来，她叹了口气——

她想起身离开环，却发现环仍靠在她身上，让她无法移动。她渐渐意识到了刚才在起居室看到的某样东西。刚才忙着穿越房间的时候，眼角的确瞥见了某个东西。大脑一定是才处理好这条信息，把处理结果反馈给她。

“安心睡吧。”

她故作镇静地对环说。对斋也是。回去还得再一次经过起居室，她假装不经意地斜着眼睛瞟了那儿一眼。没错，她又确认了一次，真的是那张桌子，不管它变得如何面目全非。

现在，锦坐在自己房间的椅子上，回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东西。真的就是那张桌子，但它变得软趴趴的，简直像块融化的玻璃。桌上的陶瓷碟子和金属刀叉，还有玻璃杯，全都和桌面融为一体，模糊了各自的轮廓。它们逐渐呈现半透明状，如未成型的树脂、黏稠的蜂蜜。桌脚也融弯了，整个桌子越来越接近地面，快要和周围地板融为一体了。

柔软的餐桌。

小花瓶里插着花枝，可叶子尖儿却黏糊糊地溶解着。

锦还没离开房间的时候，斋一直待在她身边没离开过。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不想见到那张桌子吧。

她小声呻吟着。桌子的映像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她伸

出双手，抱住自己。

这种异状带给她的并非恐惧，而是某种更不一般的冲动。

我想触摸它——锦想着。它是不是粘粘的、暖暖的，呢？或许会很意外的如石头一样坚硬冰冷？不可思议的是，桌子为何变形的疑问并没有涌上她心头。她总觉得，自己好像知道原因。

锦凝视着悬挂在房间里的色彩缤纷的衣物和服饰。色彩、图纹、材质、轮廓……

随着房门喀嚓一声轻响，工藤圆站在门口。

“你在这儿啊。”

“数据顺利到手了，另外，小坏病倒了。”锦简明扼要地告诉他，略去了桌子的事，“到底该怎么办？”

“让她看分岔进化的大量图形，实在过于刺激了。”

“因为她很敏感吧，她可能是我们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对了，普拉纳那边如何？”

“他还是老样子，精神十足。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全部答案。”圆坐到锦边上。

“那个老大哥——”锦是指白川，“能搞定他吗？”

“这个嘛，”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伸手碰了碰侧脸旁近在咫尺的饰物，一条银色的腰带。上面挂着一列百合洋的运动会与文化盛典颁发的纪念章的复制品。手指轻轻一碰，它们便一个转动起来，好像活动雕像，两面都有图纹。

“我没准已经有线索了。”

“是吗。”

“图形文化的底蕴里都有些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创造出像谜一样的徽标体系？百合洋文化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文化是无所谓‘发展方向’的哦。任其自然。不过我觉得，以后你要是站在某个高度回头望去，也许会发现某种行进路线的。”

“不，这只是可能，也许并非如此。百合洋的图纹也许是刻意地、人为设计成现在这样的。”

圆继续着艰涩难懂的话题。而锦开始觉得，这些问题全都无关紧要，怎样都好。她已经不大听得进去他的话了。这一晚上可不太平，她现在极度困乏。还是让我摸摸你的脸吧，她想。锦很爱圆。她爱他的人，更恰当的说法是，她将他当成一件艺术品来爱。他那不甚端正的脸庞，还有肌肉线条分明好似象牙柱的手臂。她好想摸摸那头乱糟糟的黑发啊。

“……同样的倾向还出现在图纹以外。就拿文学来说吧，百合洋的诗文特征据说就是‘藤状润饰’^①。形容句节之间互相呼应，衍化纠缠，于是原始文节就被生长茂盛的藤蔓完全覆盖了。这种人工的、仿佛木雕细刻般的风格很受推崇。哦，错了，是曾经很受推崇……”

锦喜欢听圆的声音。她用她的耳朵抚过他讲的每一个字，细细品味着。圆的对面有块地方挂着好几种服饰，其中

吊着一付中古风镜，它忽然进入了她的视线。这是她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想想看它搭配旧帽子是什么效果。这是建筑工地上技术员的的一次性风镜。

这风镜让圆来戴似乎很衬啊……风镜的设计就应该是配合脸部轮廓的……锦漫无边际地想着。但突然间，她思想的一角点亮了，从此思维如雷崩般奔腾不止。

雷崩分为数股，各自争先恐后地奔流着。

到底是因为什么？风镜会具备这种形状？

在这个形状最终成形之前，究竟要消耗掉多少能量？思绪的集群在寻求解答。

其中一条思绪从风镜的形状开始：顺着鼻梁、眼窝、颧骨及颅骨的形状一路下来，乃至至眼球的光学系统、神经系统、认知结构，这些在构成人体的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必要性？

还有的思绪在思考关于建设工程辅助设备的必要性，以及其面世之前，需要经过多少道测试。

更有甚者，思考着在风镜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模具注入原料、加压成型时的大部分能量，最后都散逸到哪儿去了呢？仅仅就是为了让这小小一付风镜能以这样的形态保存下来。

有多少力参与到了这个渺小的成型过程啊！根本无从计数。这种一次性的风镜每一副都是如此。每一样悬挂在锦房间里的物品也都是如此。这个房间、这个综合LOFT、舍琴科城、协会名下所有地产都是如此。

锦环视房内。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起始于对形状的认知。说形状有点不太对——应该是轮廓。轮廓也不对——是分界线。指的是——接触事物面及内在抗衡位面的分界线。其中必然会存在力的介入。力藏身于迄今为止自己忽略的那些平凡无奇的房间中的所有轮廓、明暗、以及色彩之中。她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啊。这股原力充溢着整个世界。人类只能在认识形状的过程中，偶尔得知内在抗衡（及其痕迹）位面的存在。原力，总是伴随在人类的左右，洋溢在伸手能及之处。

“锦？”

呼唤声将她瞬间召回现实。

“呀，啊啊，对不起。我走神了。”

“你冷静点听我说，在那种状态——也就是穆扎希布月亮的崩溃状态下。哈伯什他们要生还，我看作是希望渺茫啊。”

她的思绪总算对上了他的话。她修地收敛心情，严肃起来。她告诉塞特·鲁德·哈伯什会死，但她一时之间还没有什么真实感。

“那布莉姬呢？”锦问道。

“只能等她主动联系。”

圆摇头。

“没事的，肯定。”

①指文章的修饰风格。

她起身，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她端详着他的耳朵，双手按在膝头。哪怕只有一处也好，真想让这具身体刻上刺青啊，她想。令人心碎，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答应的。

“我给你个好东西，杜鹿先生的。”锦摩挲着圆的腿，在他耳边说道。

“是什么？”

“护身符。保佑你明天和白川的对话能够顺利。”

锦在圆的脖子上咬了一口，小虎牙，又尖又快地一小口。她怜爱地用脸蛋蹭去伤口微微渗出的血珠。

“啊，好疼。你干什么？”

“没什么，人家心情问题。”

这样的护身符并不一定能起作用。只是作为简单的纹身替代罢了。

那上面应该已经沾上了一点儿眼影中脱落的金银粉和迷你徽标粒子了——想到这些，锦便宽慰了。

【高科斋】

“不准！”我很干脆地回绝了她，“再也不准你接触‘典书’了！”

我严厉责骂环。她半躺在床上，手里的奶咖杯朝我砸过来。杯子摔在我脚边，碎了。

环的眼圈黑黑的。她在布莉姬姐姐的房间里都看了些什么？环深深地曲起上身，向我哀求。

“哥哥，环已经不能跟图形说话了。在布莉姬姐姐房间里的时候，心情好难受。醒了以后还是好难受。所以那个杯子……”

奶咖杯上缠了一圈百合洋徽标组合成的七宝国纹^①，它象征充足的营养、调养生息、缓和病痛、恢复秩序。环从小体弱多病，每当她感冒或者上吐下泻的时候，就用这个杯子喝药草茶来调理病情。这串图纹是环的好朋友、聊天的好伙伴。而现在——它们却一语不发。既然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环的心情会这么焦躁了。

“这样下去环会越来越不正常的。哥哥，环看看典书吧。一定能再跟徽标们对话的。”

我低头看了看脚下锐利的陶瓷碎片，看到它们，我反倒心安了。陶瓷就该碎得像个陶瓷。我想起了我背后起居室里的桌子。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不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环……”我问她，“你还记得那张桌子吗？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啊！”环抬头，眼泪汪汪的，“不要欺负环，哥哥。”

“桌子融化后没过多久，布莉姬姐姐就来了电话。爸爸妈妈工作的月亮上出大事了，桌子几乎在同一时间融化的。”

环歪着脑袋，好像不太懂我说的话。

“哥哥，好奇怪啊。这些不是都和环没有关系嘛。”

她说的很有道理，也许不正常的是我才对。不，昨晚坐在环对面正要进餐的我可并没有觉得自己不正常。肉丸子炖菜汤、红色的切丁甜菜、白色的奶油渦卷。倒奶油的时候，我脖子上一阵阵针刺似的。奶油轮廓线在晃悠着，我总有种感觉：如果拿勺子去够的话，就能将那个形状单独捞上来。我克制不住地想那样做。

危险啊——我想从环身边躲开。同样的事情曾发生在一年前，百合洋通信中断后的头一天晚上。此时环的勺子已经够到了奶油渦卷，然后——

“哥哥。”环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在。她伸着手，手里攥着床单，然后双手借力，上身前倾地坐了起来。环的双腿还完全没有恢复力气，她跪坐在床上瞪着我，“哥哥，你是不是在妒忌人家？因为能与图形对话的只有我。可是我真的没干什么啊。我真的只是碰了一下而已啊。”

“不是，很可惜，不是那样的。”

“求求你了，哥哥，让我看看典书吧。”

床单被她抓破了，她滚落床下。我冲上前，她已经晕过去了。我把妹妹抱上床，把她的头搁到枕头上，然后我小声对她说。

“对不起。很可惜——我救不了你。”

5

【青村锦】

我们熟睡如泥，一直睡到夕阳西下。圆在我的厨房做了晚饭，海吃一通后，又继续睡到天亮。

我做了无数个梦。

梦开始于那个集会的场景，那里的人身上散发着香菜的气味。越过窗外的树杈，能看见远处厅厅的建筑，也许是舍琴科城吧。梦里有个高个子男人，站在淋浴间内，沾了满手的泡沫，正在清洗我的身体。泡沫带着一股潮水的腥味。他的手掌多肉，手指很粗，顺着他的手以及那些细腻泡沫，我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曲线，那感觉好鲜明。梦中我不自觉地任由那只手摆布，等意识到这一点时，场景已经切换成空气湿冷的手术室。梦境主人公的那只手上覆着一层薄膜，正在动手术。那是机器实施不了的艺术性的手术。美容手术。梦的主人公在我那张剥尽了皮肤的脸上方俯下身，手里捏着细针，针尖往微小肌腱中施放具有整形效果的单素群。这是一种以现实的骨肉为素材，实现顾客梦想的精密操作。场景徐徐变换，梦的主人换成了挥舞利刃的女人，提刀斩开新鲜的大瓜。淡绿色的切面淌着水滴，瓜子排列得整整齐齐，削去瓜皮，噼噼啪啪地切成薄片，果香好清新。有种悉心打理后才有的快感。

梦外的我发现，我身上的刺青们正在不安地骚动着。我还发现，对于梦中的主人公，我其实是有印象的。一开始

①佛教七宝，又称七珍。不同的经书所记的七宝各不相同，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而民安。

的香菜味一定是因为那个浅黑皮肤的十二岁左右的少年，当时我硬塞给他一套纹身工具组来看，这股味道就是他身上发出来的。而那个医生，多半是那个轻佻的中年男人。准备吃饭的女人则是之前带着孩子的那个。

我醒来过好几次，却又沉沉睡去。映像的种类渐次增多，纠缠成如肉末般细小的团块，迟滞地滴入我的梦境，留连不去。擦虚汗时我碰到了肩膀，那个小小的器官现在也是大汗淋漓。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些映像仍是那么生动，挥之不去。

但我最终想起来了，那一天圣蛇与四叶苜蓿草的互动，也许都是一回事吧。

圆还在我身边没有醒来，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细数昨晚的那些梦境。

我可以一个不漏地全数回忆起来。

圆记得相当晚，只喝了些咖啡牛奶垫胃，就出门赴白川的约会去了。

现在我正在布莉姬的房间内，继续我未完的任务。

整理控制装置中的数据时，我发现了一封匿名邮件。收信时间是今早早些时候，没有主题。会是谁呢？邮件的数据格式和视像电话的日志一样。也许能用智能布来放映吧，我决定将它播放出来看看。

画面出现在象征帆船甲板的幅幅帆一角。

“——圆，是我。”

布莉姬的声音，画面歪斜，杂音很重。等画面稳定后，首先映入视野的是布莉姬，她正看着这个方向，随后我才看到她原来坐在床沿。睡床、办公桌，一个稀松平常的旅馆单人间。只不过暗着灯，窗外又是暮色沉沉。

“你平安无事啊！”我不由得喊出了声。然后才想起，这是录像，不是视像电话。而且是布莉姬打给圆的电话。

“圆，你工作进展还顺利吗？能和你通上话该多好啊。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所以只能这样先录下来了。我这边的灾情相当严重啊。”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有关塔希普的消息了吧。我听他们说，是重力控制网失控导致的。为了让月球地下都市具有和本地一样的重力环境，整个星球笼罩在控制网之下。他们说它现在失控了——也许是真的吧。至少现场非常吻合。现在情况还不稳定，没有办法展开救援工作。我猜……”重重的一声叹息，“哈伯什已经没救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哈伯什与布莉姬、圆与我。在这间屋子，四个人围着圆桌，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舍琴科宾馆大钟的图案。哈伯什定下大钟的主题是“记忆与情感”，布莉姬准备的初稿是牧歌田园风光画，氤氲氤氲，非常漂亮，可哈伯什还是不满意。他是如此吹毛求疵，让大家都惊讶不已。布莉姬涨红了

脸拼命反驳，而我们俩头一次参与他们的共同创作，眼见他们一反平日里你侬我依的样子，在一旁都看傻了。布莉姬渐渐落了下风，最后她紧紧抿着嘴唇，咬着后槽牙。我们都被她那愤怒的表情吓住了。

原稿是用数码刺绣画的。用虚拟的高品质绣线在智能布素材上绣出图纹，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真正的刺绣。利用这种技术，就能轻易制作出在现实中极难创作的大型精密作品。布莉姬在初稿上叠了一层图层，再从图画起。数万枚虚拟细针牵引数亿色的丝线眼花缭乱地来回移动，画中人的姿态随渐渐改变。

我甚至不能呼吸。

脸的微小转向，由肩及臂的线条走势，手指翘曲角度的毫厘之差。如此写实的表现手法，画中主要人物的表情让人难以置信地鲜活细腻，简直像是要从画布走出来似的。连我自己，也感动到扑簌落泪。

“怎么样？”

布莉姬问哈伯什，语调镇定沉着。后者正满意地捻着剪得短短的花白胡子。

“魂飞天外啦，太完美了。”

“那就请你照这样来建造大钟吧，要负责任哦。”

我听到圆在我耳边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仿佛是在说，我没有异议。

——视像电话的声音忽轻忽响，杂音在干扰成像。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没把握。这靠不住的电力。你可能无法想象我所在的这一带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段录像能够发送，真是奇迹。”

布莉姬平静地说着。如此漠然置之，反倒让人愈加心惊胆战。

“我给你看看穆扎希布的大街吧。”

她的手镜头伸过来，画面晃动着，一会儿又什么都没有，反复数次，好像是在取下摄像头。镜头被带到窗边，这里是高层旅馆的上层，街景尽收眼底。

多么开阔的景象！我在心中感叹。我对穆扎希布的市区不太熟悉，我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空旷的空地，恰逢画面正对着下沉的夕阳，让这片街区逆着光。为什么这里的建筑物那样少呢？建成的建筑物又无一例外的像方尖碑那样细长，高耸入云，而且都是超乎寻常的高度。没有一幢比布莉姬所在的楼层更低。因为是逆光，所以看不清建筑物的细节，也不见有窗户射出光线。沙尘让大气折射率大大降低，看不到很远的地方。我还听到风在呜呜地刮着。

铿，铿。

画外音。镜头转向声音的方向。一块直径达五十米之长的岩石挟在遮天盖地的沙尘中朝这边滚来。这片空地明明很平整，它却猛烈弹跳着，像在斜坡上滚落似的。等它滚到窗子正下方后，布莉姬拉近了镜头。

不是岩石。

而是由数百辆轻轨列车揉成的巨大废铁块。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镜头再一次检视这片区域的时候，我命令自己不准惊慌失措。只见七八个同样巨大的岩石——团块——正轰鸣着在空地路面上滚来滚去。镜头拉近地面，原来那也不是空地，地面上有建筑物和地基的残垣。看起来就像遭到了爆炸之类的破坏。

镜头又转向方尖碑，这次拉近了距离。

那根本不是什么建筑物！方尖碑的粗糙外壁仿佛久经侵蚀的崖壁，摄像机镜头完美地再现了它那凹凸不平的外观。我在阴影中竟然看到了熟悉的物体。是Y字，衬在蓝得发黑的背景色中。那是曾经覆在某栋建筑外层的条幅残片，虽然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旧银色的Y字却还没有剥落，端正地附在上面。“半旗”。穆扎希布原来也悬挂布莉姬的作品。

废墟。

方尖碑，废墟之塔。

那东西，是用粉身碎骨的建筑物及其它物体的瓦砾残片拢到一块儿后，再像蚂蚁窝那样堆成的。参差不平的外壁是无数建筑碎片的拼贴。庄重的廊柱、高精度的玻璃墙、仿佛有生命般起伏不定的陶制屋檐。形形色色的建筑部件稀里哗啦地被碾得粉碎，如同蔬菜色拉般，粗暴地搅拢，堆成这些非现实的、巨大的纪念塔。这些塔像是只有树干的树木，扎根于废墟堆。它们汲取的不是养分，而是穆扎希布的建筑史，并透过粗糙不平的表皮渗透出来……

大团块在移动过程中吸收都市的残渣，越长越大。其中一块悄无声息地撞上了碑塔底部，过了一会儿，岩块稳住势头，轰隆隆地开始沿着方尖碑的侧壁向上滚动。等爬到最顶上，那块岩石也就变成了方尖碑的尖顶，与碑身同化了。将这个首都城市细细地研碎、混合，成了建造纪念塔的绝佳材料。

但那些市民呢？

还是说，作为都市的一部分——像绞肉那样——被揉进了方尖碑的塔身么？

镜头在移动，向着右方聚焦。那边正在堆建一座新的方尖碑。团块们互相碰撞着，瓦砾残片在首先建起的坚固底座上一点一点向上延伸。

我屏住呼吸——月亮上的那起空前绝后的大变故，原来已经发展到本土上了。

“幸存者逃到了城外。不过我想现在那里的状况也差不多吧。反正我也不熟悉那儿，我就在这儿待着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

“另外，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是信还是不信。圆，我从前见过与这城市相似的‘场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件事。”

“那时我和哈伯什已经同居了，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天他用了点兴奋剂，又完成了一件工作，然后精疲力竭地瘫在沙发上。我看他心情还不错的样子，就给他递

上包香烟，可他不一会儿却摆弄起包装盒来了。他撕下封口——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点烟，却在桌面上一枝枝地竖起香烟。

“我看了看他，心想，药劲还没过吧。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不止是因为药的关系。哈伯什的眼神非常认真，那种眼神，即使在工作中也极少看到——在他一枝枝调整位置的过程中，桌面也在发生某种变化。圆，你有过坐船出海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你就该知道，只要越过潮水的交界线，海的色彩就会难以置信地改变。那次桌面也是这样。每当哈伯什竖起一枝烟，桌上空气的颜色好像就变了一点。透明度增高，物体的轮廓清晰得不正常……利用高档光学仪器来观察物体、大气什么的，都会显得比实物更漂亮。发生在桌子上的变化就是这样。然后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有一股强大的原力充盈在那块区域，就像涨潮。这个香烟的阵列根本就是个魔法阵，它仿佛将四散在世界各处的原力汇集在一块儿了。”

“哈伯什后来告诉我，‘我在竖烟的时候先后经历了什么样的心情？首先是情感体验。我的心中一股脑儿地同时涌起一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让人飘飘然的愉悦感与揪心的痛苦。接着就是力量。活力与精神什么的充满了我的身体，感觉身上细胞似乎张得嘎嘎直响。然后那股原力开始缓缓流动。不用多久，它就统一了奔流的方向：手指。它似乎透过我的指尖，转移到了香烟群的空间。’

“我当时也带着点药劲，但我心里清楚，我看到的那股力量并非幻影。哈伯什只竖了十枝香烟，灌注其中的原力就已经这样惊人。如果再加上枝呢？会怎么样？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狂跳不止。也许哈伯什和我想的一样，他没再增加过烟的数量。”

“我已经想明白了，这里——这儿还能算是市区吗？——与那个魔法阵如此相似，相似得令人不快。只是规模与立柱的数目不一样罢了。”

“唉，圆，不知你听懂了多少。和那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啊。都是我亲眼目睹。光是这样叙述，就已经让我不寒而栗了。”

圆，圆，圆，圆。请不要这样一次又一次叫他好吗？

“你在那儿吧，圆？”布莉姬对着我微笑，仿佛看得见这边，“真对不起。很可惜——看样子，我救不了你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伤的表情。

【叙述】

工藤圆是在刚过正午时抵达舍琴科宾馆的。白川已经等在吧台那儿了。

“今日蒙您款待，谢谢您的好意。”

一路来到餐厅。雪白的桌布、白金餐巾环、金或银的刀叉、装饰鲜花、水晶杯具林立排列、细长的香槟酒杯犹如

一尊塔。灯光与摆设交相辉映，给桌布铺上一层令人兴奋的光泽。而这片光辉的中央，立着刚刚从包里取出的原版徽标之典。典书吸取桌上纷乱的光线，然后再折返外射。

圆从正面细细打量白川的表情，笑容很完美，但却有气无力。就连桌上的灯光似乎也不能让他的脸色明朗起来。圆感到自己相当冷静，冷静得都不像平时的自己了。他猜想，也许有什么徽标介入了他的身体感官。

菜单上上来了。两个人品着餐前酒，点了相当多的菜。第一道菜上来后，遵照这个餐厅的老规矩，两人举起蕴含健胃微生物的发泡酒的酒杯，仰望天花板。隔着透明的天花板，可以望见前厅的大钟和管线。

“月亮现在出大事了。”

“是啊，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

白川很坦率地承认了，于是谈话得以继续。

“穆星本土差不多也没有希望了。”

圆愕然失色。

“啊，您还不知道吗？虽然协会派出了大规模救援部队进驻穆星……但希望还是不大。实在令人痛惜。”

哑光色的白盘子中间盛着一个褐色球块。那是用几种不同的肉切丝后编成的，宛如竹笼，然后再烤制而成。圆忽然想起了盘子里的扁桃桃。没有酱汁，但当餐刀切开球块后，里面却露出了鲜绿色的内核：揉和了蔬菜泥及开心果泥的扁桃核。

“内核与装饰——”圆品尝着这道美味。这道菜的心思在于内核，它更倾向于作为肉肉的酱料而存在。“这两者，哪一个才是本质呢。”

“依工藤先生所见是哪个好呢？”

“百合洋和穆扎希布的灾难，都是托德威原教旨主义者干的吧？”

“我明白工藤先生您的意思，但情况并非如此。工藤先生，您是想说，这两起严重灾难的发生都与百合洋的文化有关，是吗？您认为，这是某种利用了百合洋文化的恐怖主义行径，而发动袭击的正是托德威原教旨主义者——”

“这个假设包含了很多前提条件，而且前提条件之上还有前提条件，因此不能支撑您的结论。但您的臆测中也不乏判断正确的地方，您想听听吗？”

说着，白川吃掉了剩下的那一半菜。

“嗯。”

“好——那么首先，工藤先生，就让我为您解答您最大的疑虑吧。”

“塞特·鲁德·哈伯什与布莉姬·泰德曼，也就是LOFT成员中继承了百合洋血脉的那二位，并不是恐怖份子。他们二位根本没有参与任何会导致大规模灾害发生的行动。”

一直压在肩头的重担候地消散得无影无踪。但与此同时，他很奇怪，白川怎么会知道他最大的困扰？

“问题通常可以分成三类。第一是纯粹的好奇心，第

二类是用进攻来试探对手的反应，最后是消除疑虑、期待疑问能得到否定的答复。

“您刚才的提问就是很明显的第三类。您希望能否定原教旨主义者恐怖行为说，其理由，我猜只能是刚才我告诉您的那个。”

“您所提出的前提是，这种现象和百合洋的文化有关。而且您希望我能对这个前提提出异议。换句话说，您只是在担心，担心自己的至亲好友会不会与这些现象有牵连。所谓的托德威原教旨主义者，根本是子虚乌有。说起来，就连托德威教派这个团体本身也根本不构成任何危险性。”

“你，真的是文化事业部的人？”

“啊？”白川的表情像是吃了一惊，“哦哦，是这样啊，您是不是在想，一个主修学艺员的工作怎么会弄得像是在搞间谍活动？可我的确是文化事业部的学艺员。这么说吧，这个——协会决定由文化事业部来清剿百合洋的图形恐怖主义，因为别的部门都应付不了。”

“文化事业部与这次的事件——啊不，与百合洋之间，有什么渊源？”

“大约是在两年前的吧，我们为了解除非法占用，动用了外交程序。实际情况是，在此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有朱迪丝·托德威这个人的存在。真是惭愧啊。”

“据说托德威的教会在百合洋非法定居下来后，便拟定了开发全新超能力的培训流程，因为朱迪生前曾预言过实现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称它为一种不可言状的原力。这种力量最后成为内乱隐患，将百合洋推向毁灭的边缘。”

“工藤先生，您想说的就是这些，是吧？”

“这种强大的超能力——”

圆又恢复了冷静，或许是因为白川那意外的率直和真挚（也可说是鲁莽）。他开始想和这个人好好谈谈，而不是交涉谈判。圆亮出了他的底牌。

“通过观察特定图形来激发超能力。”

圆偶然从哈伯什那儿听说过有关香烟魔法阵的小插曲，再联系普拉格告诉他的史实，于是推断出了这个假设。

“百合洋文化的特征是过度的装饰。我们至今仍然迷惑于它的多姿多彩。但是……如果这些只不过是志却内乱时期悲惨的‘瘟疫’而刻意为之的障眼法……这就是我的想法。庞杂的图形语言绝非本质，而是一种障眼法。现成的例子：哈伯什与布莉姬是借着药劲，才在无意间发现了那个香烟阵的排列。”

“啊，真是太惊人了。”白川大为感慨，“百合洋人在内战时期使用过这种能力，导致他们的文明走上了危险的毁灭之路。一个民族、国家一口气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个事态是很严峻的。事后他们以‘瘟疫’称之，粉饰史实，这证明百合洋人在当时的确受过极为沉重的精神打击。”

“那种打击想必极其可怖。招致内战地狱图景的超能

力竟然就存在于他们体内，单凭意愿不能阻止这种力量。只要有正确的契机——那个图形，只要观察它，就必定会激发出那股力量。”

圆想起了塔希甫表面奔腾曼生的峡谷。掌握了那种力量后，一定会很苦恼吧。例如，仅仅只是动了下手指头，就让自己心爱的孩子患上了不治之症？拥有的力量足以让他只靠呼吸就能破坏故乡小城？这种能力偏偏又不能像摘除扁桃体那样逐出体外。

“内战过后，百合洋人拼命地想要剥除他们身上的这种能力。那种渴切的心情，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合洋的文化。船舵大大转向了。”

“一度曾遭毁灭而命悬一线，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因此他们必须忘却那些曾经有过的伤痛。或者说不得不装作已经淡忘。”

白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

“想要忘却，就得先麻醉自己。百合洋人也是如此。他们选择了视觉上的麻醉，选择了光学性的烂醉之道。”

“他们避开了那个被诅咒的图形。为了能彻底屏蔽它，他们迷乱了自己的眼睛。”

“没错。就这样，他们在徽标表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语言结构的目的是分散他们自己的视线。空洞啊，真是些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的图形。让这些图形占据身边每一寸空间，让视线迷失在万花筒般的迷宫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放心地大兜圈子。”

“我在一开始就曾说过，他们整个文明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个图形妥帖地隐藏起来。所谓的隐藏就是这个意思。不需要外部保护，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要让他们自己也看不到。”

螃蟹浓汤端上来了，汤里添加了大量甲壳熬煮高汤，有一种百合洋大海的淡红色。圆嗅了嗅浓汤的腾腾热气，喝了一口酒。还有好多疑问没有解答呢。

“那你之前说的‘隐之图形’又是什么？它真的不存在？那你干嘛找我来了？”

“那么，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次会面吧。您之前曾问，这场灾难，是不是托德威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袭击。然而，它真的能定义为恐怖袭击吗？毁灭一整颗行星是很了不起的业迹啊。历史上的内战充其量也就削减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已，远远没到改变大陆形状的程度。毁灭百合洋，摧毁穆拉希布，这种规模的行动计划该怎样编排？必要人员及器材的开支要如何估算？请相信我，百合洋崩溃，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绝对不遗余力地搜寻过犯人及其背后的组织。”

白川扬着一边眉毛，“彻底搜查不是没有过，但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人在事件中起过任何作用。”

圆艰难地揣测他话里的深意。

“那么不在场证明呢？有嫌疑人，但没有犯罪的证据？”

“没有，没那回事。没有所谓的恐怖组织，也没有单

独罪犯，也没有任何百合洋蒸发行动的策划者，没有组织、计划工作。没有任何人在那个事件中起过任何作用。百合洋就这样凭空消失在宇宙中。”

【高科环】

又醒了，这次感觉好些了。

脚还动不了，没法下地走路。蒿哥哥好像就在隔壁的房间里。

环现在真的非常讨厌哥哥，哥哥是百合洋的狂热爱好者。他什么都知道，也懂很多历史资料，可是真正能与图形对话的，只有环。至少到前天为止是这样的。

环在布莉姬姐姐房间里看到了非常奇怪的图形，它们好像不是原先的那些图形。好像是几亿年后的未来的星座，环不认识。但是环说奇怪，并不是指这个。那些图形都不跟人家说话。它们只顾任性地跳着只有自己才懂的舞，似乎根本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好像在逃避重要的事情那样跳着舞。因为环还不认识它们，所以环后来就努力地盯着它们看。再后来，环像是一下子踩进了破地板的洞里，掉进漆黑的地狱，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个地狱太吓人了！

那里什么也没有。等环意识到时，已经听不到图形的声音了。喝茶的大杯子，也是连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没关系的。环的身体已渐渐好起来了，所以应该渐渐地又能与图形说话了吧？哥哥藏复制典书的地方环猜出来了。腿还软绵绵的，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吧。

悄悄溜出房间应该不会有事的。

轻轻推开门一看，哥哥正坐在那儿。原来是在监视环。

“环，你还是先躺下吧。”

“让环过去，不要老是命令这命令那的。”

“太危险了……”哥哥的表情像是快要哭出来了，

“我求你了，快点回去躺好。”

环看到起居室就在哥哥背后。桌子已经完全融化了，殃及地板，现在也是慢慢地融化中。这些真的都是因为环吗？当时人家刚刚开始用汤匙来舀奶油里的那个涡卷图形，那些形状与原力在那时……哎呀，原来环有很厉害的能力，环再也不要听哥哥的话了！

“我要过去。”

“那你就过来得了！”

猜猜哥哥后来怎么样了？他真的哭出来了。

“帮帮我、帮帮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

哥哥为什么要哭？环有点不太懂。但应该不是因为害怕环，那又是什么呢？

“受不了了。环，你听不见吗？好多人在说话啊！”

环什么都没听到。



哥哥用双手包住环的脸。

“啊，你的眼睛。”

哥哥的眼睛里映出了环，他只知道我左右眼的黑色部分大小不一样而已。

“环的眼睛怎么了？”

“我再也救不了你了，对不起。”

太危险了——哥哥刚刚说过。

太危险的到底是谁啊？

叮当，有一种机械零件准确咬合的感觉。

啾啦，响起一声薄薄的东西撕裂的声音。

“咦？”

映照在哥哥眼睛里的，环的脸——

“对不起，我控制不住了。”

——像一个坏掉的人偶，环的脸，像是被使劲儿捏过的鸡蛋壳，歪掉了。

“是哥哥干的吗？”

他用力点头。

有超能力的人，不是环。

“融化桌子的人，是我啊。不是你，环。环也许会觉得是自己在操控那股力量，可能只是因为我的力量跑到你那儿去了。”

“你一直在压抑自己吗？一直都把它关在身体里面？”

“嗯。”

哥哥哭得满脸都是泪，环也被脸上的裂口滴下的东西弄得湿淋淋的。

“我已经控制不了了。”

啊——

“哥哥，你怕吗？”

“嗯。”

过了好久，哥哥才放开手。

哥哥真的好可怜！环想拥抱哥哥。

可是，手不见了。

到哪儿去了呢？

耳朵也听不见了。

眼睛也——

【叙述】

不费吹灰之力干掉了螃蟹浓汤，白川转而进攻那道鱼菜。这条干蒸鱼被塞足了肉馅儿，躺在好看的盘子上，仿佛刚刚动过手术似的被漂亮地拆开来。料理过的鱼骨干得就像被擦洗过，不沾半点油脂。

“话说回来，您对那些追捧百合洋文化的人有什么想法？图纹、佳肴、歌唱，这种狂热状态简直快让人反感了。每个人都在跟风，用徽标装扮自己。协会忧心忡忡，因为百合洋严重污染了他星的文化。一旦与百合洋文化正式接触，

原先的文化就再也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文化本来应该是互相影响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但百合洋对其它文化施加的影响特别强烈，而且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百合洋文化本身从来不会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百合洋文化蹂躏他方文化，贪婪地零敲碎打，无情地伤害了协会所推崇的文化多样性。协会设计了今后一百年间文化遭破坏程度的实验模型，我真想让您看看它的结果。那起事件之所以归我们文化事业部管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好了，差不多该把话题转向‘隐之图形’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做个了结。有关典书的版本问题。”

“原版本与复制版。”

“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徽标，全都是以复制品典书为参照基准。原版的徽标与复制品的徽标，这两者的表现迥然不同。”

点头同意。

“原版有好几个版本，复制品却只有一种。复制品并没有得到托德威教会的官方认可，它是由地下世界的某人私下制作的。制作时期与作者不详。百合洋文变的时候，有几个托德威教会的高层人士恰巧不在本土，后来我请教了其中一位幸存者，他告诉我说，复制典书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品。工藤先生，它是故典书。”

“敌？”

“一句话，复制品中的徽标，其设计目的不是忘却。

我这么说吧，它的目的是唤醒那个被诅咒的图形、那个能让原力觉醒的徽标。它解开了某些封锁。这个图形指令解除了人体系统中那些被后天抑制住的、原来就有的机能。

“不管他是不是了解百合洋的文化都没有关系，只要看了那个图形，就会诱发出那种超能力。”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修行、锻炼、或是才华。参考故典书创作出来的作品均会被污染。它们会一步一步地诱导观察它们的那些毫不知情的观者，最终唤醒他们的记忆，唤醒那个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的对于觉醒图形的记忆。如果这些是有针对性的破坏活动，那能想出这些人真是大天才了。图形本身是非常危险的东西，看上一眼就完蛋。如果以典书作为唤醒力量的诱导系统，能够延长散布时间。如此便得以在大范围内扩散，犹如处于潜伏期间的传染病。

“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原版典书都被严密监管着，不是随随便便能给人看的。没想到这样做反而埋下了祸根，让更加危险的故典书抢先外流。或许是某人无意为之，亦或许是有目的行动，总之故典书开始被复制和扩散。百合洋本土是它的起点，然后渐渐向其它星系进发，假借人类之手复制、增殖。”

“不能禁止流通吗？”

“就算协会走这一招损棋，也是无济于事。镇压只会让爆发的威力更大。”

百合洋人熬过了内战与灾厄，耗尽心力完成的典书本该是和平的护符。竭尽全力想要忘却的图形失去了控制——

上千亿被妖魔化的徽标污染的人类现在快要被唤醒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服务员端上了有大骨的肋眼烤肉。正如它的名字所示，肉块断面有个像眼睛一样的组织。白川准确地选择了下刀位置，优雅地切开肉块，送入口中。

“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必须向您致歉，‘隐之图形’是我信口胡造的。”白川眨眨眼睛，“托德威的讲义自然不会有这种用语。”

“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一个理由，从理论上讲，这个词是存在的。托德威本人似乎也曾预言过此种可能性。我们协会的天才们也持相同意见。它是一个代表强制终结的图形。它能以某种方式终止超能力的诱发。”

“听得我一头雾水。”

“一模一样。”白川微微一笑，“见笑了。在我们召开的会议上，我也说了和您几乎一样的话。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初的那次会见，我秘密地对您施加了强力暗示。要完成协会交付的这类工作，必须牢记许多相关内容。一定会发现那个强制终结的图形，绝对能找出来，诸如此类。持续不断的心理暗示。”

“是那个银币吗——”

白川默认。

“——你与哈伯什是什么关系？”

“正如哈伯什先生说过的那样，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和他一起工作非常愉快。不过话虽如此，要我来评价的话，他其实是大大出乎人意料的风险人物啊。毕竟，穆扎希布死在他手上，舍琴科也因他处于危难之中。”

“不是说哈伯什不是恐怖份子吗？”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伯什先生不是百合洋人的后裔吗？他继承了大量百合洋文化的血脉，所以，对他建筑作品的解读会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这一点再正常不过了。哪怕他不那么露骨地使用徽标也一样，而这正是症结所在。正因为他建筑具有无上的魅力，所以才十分危险。”

“发生在百合洋上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确信，他的作品之一、揭幕没多少时间的开国五十周年纪念碑，其安置场地就是最先发生异变的地方。对于穆扎希布的月亮，那就更加确信了。他并非心怀恶意，只不过，他的建筑会与那个显现能力的徽标强烈共鸣。也许它是趁他毫不知情的时候附着上去的。只看一眼是看不出来的，就像隐形绘画作品。”

他伸出修长的食指，“笃笃”轻叩太阳穴。

“其中最糟糕的就是你们几位的综合LOFT。那儿凝缩了哈伯什的艺术精华，加上那对身为百合洋爱好者的兄妹，以及发明那套划时代纹身工具的那一位。你们的综合LOFT就这样在这个城市中到处乱转，流毒无穷。”

“我认为，我还是应该早些警告你们为好。”

“是吗——”圆叹息道。他明白坏到什么会失神了。

对小女孩来说，再少量的酒也还是过于刺激了。“因此我才

将原版典书——”

白川点点头。

“若不是因为这样，我断然不会将珍贵的原版典书外借于人。我想，正是因为您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原版本——为了忘却那个觉醒图形徽标集——的研究工作，才得以让它们在LOFT中扩散开来，从而推迟了原力被诱发的时限。”

“不管怎么说，既然明白了建筑的危险所在，接下来就一定要着手对问题建筑进行处理。虽然这样做会极大地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必须大刀阔斧地对舍琴科城来一次整顿。”白川稍稍挺了挺腰，调整了一下坐姿，“事实上，为了配合整顿工作，这个宾馆从昨晚起就停止了营业。现在已经休业了。”

听到这个信号，在座的客人和侍者一同起立，向圆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谢幕时的动作。

“你说的局？”

“不，”令人震惊的是，白川眼里含着泪水，“就这样毁掉这些建筑物，实在太让人不忍了。哈伯什的这一件又一件的杰作啊！来与我们共同悼念吧，这于我是莫大的荣幸。”

说完，白川举起杯子，与视线平齐。

【青村锦】

布莉姬带着悲伤的微笑继续说着。

“……但是，圆，我这样看着这一切，心情却特别好呢。整个身心都感觉特别好。对了，哈伯什还说，‘不仅如此，香烟阵那边独立的充沛能量逆流向我，它和我自己的原力不相上下，搅成一股乱流，那感觉，飘飘欲仙啊！’我现在总算明白他的话了。窗外的风吹得我身体内部涡流乱卷——”

布莉姬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陶醉，全然忘我。我极力客观看待她赤裸裸的欲望表露。可笑的是，我竟然想和她对话。这不过是一段视像电话录像而已。想跟她说话，就像想去触摸那张柔软黏稠的桌子。

“布莉姬？”

“圆，我在想，扭曲月亮的力量与横行首都的力量会不会是同一种呢？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看啊，夜幕降临了。”

“‘夜幕’？布莉姬，你在说什么呀？”

胸口突然像被撞了一下，好像太鼓的鼓点落在我心口。耳朵听不到的低音咚咚隆隆地响着。这是什么声音啊……视像电话用音频频率来弥补过窄的波段吗？

“听到了吗？这个城市的声音。在我的心口，轰隆隆地、嗡嗡地响着。圆也听到了吧？在我心口震荡的声音。”

我恍然大悟。这并非视像电话传出的音频。它和如潮的香茅味儿、手术室空调的声音是一码事。这是布莉姬录像

时听到的声音漏到我这边来了，漏到我的刺青里了。

“我能听见，布莉姬。”

“石柱正像音叉那样振动着发出低频音呢。一切，都在共振。这个城市在调音。呼唤夜幕的音乐。”

“布莉姬，你说夜幕怎么了？”

“你快看，夜幕。”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好像在顺着我的提问回答一样。下一秒，我感到了空气的涌动，宾馆房间里满是沙尘的粗糙触感及气味，脖后根渗出的汗水粘着沙砾，难受极了。布莉姬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不，不仅如此……我还听到更多、更多的人在那儿高声怒号。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看呀——是夜。”

“啊……”

我全身脱力。顺着布莉姬的手指方向，似暗非暗的天空点亮了一角。

月亮。

月亮在废墟之林的彼端升起来了。黄浊的、巨大的圆盘。满月。

真大。实在太大了。它就像另一块土地，与这边的大地正相对。

是月亮在下坠吗？

镜头拉近，月亮纵横的无数峡谷——这是怎么回事？——在黄色的圆盘上刻满了百合洋徽标，挨挨挤挤的，正一点一点地变化着，仿佛正在哀诉着什么……假如月亮在更接近地面的高度分崩离析，灼热的徽标就会一个接一个化为陨石，将穆扎希布打成千疮百孔。

“啊，圆！”

我能直接感受到布莉姬内心的情感乱流与她的战栗。还要加上更多的——那些同样在仰望月亮的穆扎希布人内心的感情。所有的人都想要触碰月亮，触碰那个即将在月球表面完成的——那个注定要被唤醒的图形。所有的人都想用手指来描摹……

此时的我，开始渐渐意识到：

也许我正在为舍琴科的人们，转播那些泄露给我感情的人们所身处的场景？

仿佛月亮引起了涨潮，某种东西正在布莉姬与其它穆扎希布人群中高涨。我同样也感受到了，它甚至通过我，开始在舍琴科扩散。

天上的球体兀自缓缓旋转。

最后，它终于缓慢地自阴影中现身。

想必有很多人通过我目击到了这一场景吧——

【叙述】

失落的哀伤攫住了圆，他仰望上方。

这些全都会消失吗？这个壮丽的、清澈的、静谧的空间？

这个餐厅的华美顶棚。单向镜另一边的前厅与大钟。

用餐时间快有一个小时了，舍琴科宾馆的大钟准时鸣响了一点钟的钟声。

大钟从内部射出蓝得发暗的深蓝色光线，使前厅沉没在夜色之中。或者说让夜色四下弥漫。布莉姬的画作在球面上浮现，那是一组描绘牧童们日常生活的系列画。

哦，是那次的画啊！圆心想。为了它，大家没少针锋相对过呢。

草原上的牧童或是随意躺卧，或是追逐羊群，或是在篝火上架起炊锅，围坐一圈喝着酒。

他们嬉戏追逐，他们为长者讲述的传说故事啧啧称奇，他们爱慕着面粉店的女儿。

和煦的风拂过天边，带起枝头一片微光，森林大力地舒张着枝条，小溪流水潺潺，还有那耕耕细作的田野。系列作品全部呈现冷冷的青色质感，萦绕着一种中世纪的虔诚。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发现画作也在缓缓变幻。观者便能在这停滞的片刻时光中，让自己的心情悠然舒展。这是由哈伯什与布莉姬携手创造出的、犹如玲珑美钻的一刻时光。可惜，再没有下次了。

圆又一次注意到。

牧童、长者、还有小女儿，他们的手脚长度、角度、手指弯曲的姿态都作过巧妙的处理，绝非自然情景。他们举手投足间被揉进了百合洋的——托德威的——自治公社视若珍宝的行为礼仪。而现在，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那种优雅。恰似布莉姬其人，理智、活泼、聪慧。

圆内心深处像一道刺眼的光，迸射，然后冻结。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悲哀。他觉得他的心就像被浸没在水中那样痛苦。此时的他，决绝、痛苦、悲伤，累积起来，就像穆扎希布的方尖碑，矗立耸峙。那是他心中起起落落的无数情感的残片在汇聚、在膨胀、在向上堆叠。它堵住了他的胸口，一直堵到喉咙。他快要窒息了。

（首先是情感体验，接着就是原力）

他感觉有人，有很多人在用力推挤着他的后背。

这股压力仿佛来自那些即将被唤醒觉醒图形记忆的人，它正在快速增大。

圆清清楚楚地听见，锦的声音在他肩膀轻轻响起——你看呀。

他有种预感。

要出事。他能感觉到。

你看呀——锦的语音咚地一声砸在他后背——快看，就在那儿。

月华如柱，贯穿他头上深蓝的夜空，笔直地穿进大钟中心，如灯塔的光束扫过前厅。张挂在这个空间的管线一片接一片被照亮，然后沉寂，在这之中

一刹。

圆，

看到了。

那个图形犹如幻影，倏地闪过这片交织的管线组成的光与影。

不是香烟魔法阵，当然也迥异于徽标。这些都骗不了圆的眼睛。

他收回已是焕然一新的目光，将视线拉回餐桌。

刚才看到的那些是什么？

这个世上所有的原力都有具象的外表。

原力蕴含在双眼能看到的所有的形状的轮廓之中。

他知道自己能对一切原力及一切形状进行独立操纵，易如反掌，简单到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些事实。

圆看见了桌面中央璀璨的典书。看过觉醒图形之后，典书便再也无法迷惑他。它们的效果仅仅在于预防觉醒图形的出现。不仅如此，在现在的他看来，这些徽标甚至可以用全新的语法来解读。这是一种为对觉醒后的原力进行各种机能上的加工、精炼及灵活运用到的控制语言。圆在之前九个日夜的工作中理解并消化的无数徽标，此时原封不动地变成了他的全能指令集群。

这一切只发生在眨眼之间。虽说从圆的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却没有逃过白川的眼睛。他很快就悟出了圆看到的东西，赶紧给两个侍者递了个暗号。侍者们手心藏着针，悄然无声地移到圆的两侧，一人站一边，手搁在他的肩上。他们去意已决，要和圆同归于尽。

然而就算是白川，也万万没有料想到此时桌上的异变。

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和最高级的水晶杯正在轻轻地发出嗡嗡声。

玻璃杯魔法阵正在逐渐成形，只差一处便大功告成。

一无所知的白川正待放下甜酒酒杯，他感觉到了在桌上形成旋流的奇异力量。他的手游移起伏，仿佛注定般向某个位置伸去，将那只豪华的酒杯放到了魔法阵的缺角上。

……嗡。响声断了。

圆在心里让无数徽标联动，如同时钟的齿轮，然后他明白了，一个既定的指令已被执行。

桌子爆裂了。

玻璃杯、巴伐利亚奶油布丁、还有桌面的胡桃木材，全都碎裂成云母般的薄片，向四方飞溅。没有爆炸冲击波。每一片碎片都以自身的加速度向外飞散。一秒过后，两个侍者也同时爆裂。白川懵了，过了一会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持杯的那只手的整个手腕不见了，断面像老化的树脂那样，正在往下掉粉。

“果然，这能力真了不得……”

这喃喃自语成了白川最后的话语。仿佛被牵引着一般，圆轻触白川的眉间。其实他的手并没有碰到那里。他只是在构成白川额头轮廓的形与力的微妙平衡点上轻轻施加了一点原力。

白川的脑袋受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几乎要向后折断，他的脸向后弯曲了。全身上下都在发出白煮蛋的蛋壳破裂的声音，他正在快速龟裂。虽然皮肤还是柔软如常，但它的质感不能阻止龟裂——白川被某种与他的材质没有关联的东西毁灭了。

无数徽标正在圆的内部高速变幻组合，同时对托德威的超能力添加修饰，使其向周围扩散。这些处理的进程负荷太大了，圆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白川想要逃离圆。如果逃出他的影响圈，也许我还有救——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他支起身，然后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无力支撑体重了。右膝盖是最先粉碎的，接着他一屁股摔到地上，臀部啪嗒一声裂开了，露出的内里就像熟透的番茄，在雪白的地板上抹开一片醒目的赤红。

白和红。

扁桃桃。

这个对比稍稍阻碍了指令群的联合。

圆恢复了神智。

自己面前的桌子不见了，半个头颅正在他对面滚动。血珠正汩汩地从数不清的裂缝中往外冒，连成串淌下来。恐怖在他的喉咙里往上翻涌，第二波原力抓住这个间隙爆发。

我绝对不能再去意识了。对扁桃桃的记忆——对潜藏在身体内的那些东西的不信任与嫌恶感勉强维系着圆的神智。可他的意识根本不足以阻挡喷涌而出的庞大原力。就像菜鸟消防员，对付不了消防水龙的水压，水管子到处乱窜。质、量、甚至方向，没有一处是他能控制得了的。

白川的尸体散成木屑那样的碎片，灰飞烟灭。拼木地板被力线沿接缝分解，裂缝向前方蔓延，还将一路上碰到的几个协会代表揉纸团似地压缩成圆团状。没有断骨，也没有横飞的血肉。就那样变成一坨肉块，而且他们居然还活着。蜗牛壳般的肉体之上，是惊恐颤动着的眼。在他们的眼里看来，被扭曲的是身边的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

力线被墙壁挡住了，但它顺着墙壁继续向上蜿蜒，于是壁纸开始异变。

花纹的色调仿佛因为光照角度的偏移发生了变化。宛如暴露在夏日骄阳下，明暗对比强烈，显得分外鲜明——不，那上头真的没有影子！

壁纸的花样是斜纹格上缠着葱茏蔓草，而现在它在猛烈地朝外隆起。不管是枝头缔结的红色果子，还是飞旋着啄食果子的小鸟的翅膀，这一切眼看着浮出了表面，脱离了墙纸，随着鸟形的壁纸和灰浆块啪嗒啪嗒往下掉，一面巨大的格子墙轰然倒地。

圆心里清楚，在他的内部，各种各样破坏周遭事物的“物”与“原力”之间正常关联的指令正在被执行。但他根本猜不到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顺着墙壁往上爬升的力线现在已经到达大理石纹路的天花板。石纹开始融解，力线穿过宛如被搅烂的大理石冰淇淋的天花板，逼近单向玻璃的天篷。

他紧咬着牙关，死命抱住自己，双手狠狠抓着自己的肩膀。他竭尽全力制止原力的滋长。嘴唇咬破了，他尝到一丝血腥味。

“快停下！停下！”

圆狂吼，惨血的唾沫飞溅，与此同时，单向玻璃窗子迸裂了。在原力的作用下，窗玻璃碎片慢悠悠地下坠，慢得让人能看清它们的轨迹。在窗户那头，力线摧毁了哈伯什作品的前厅，仿佛一把透明的大剑正在肆意挥舞，从这头到那头，利刃横过充满夜色的前厅，轻轻松松地切断了密布的管线。不同粗细不同长短的管线断开时发出的音色让前厅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巨大弦琴。

崩溃紧随其后。

那些管线本来精密地将充斥前厅的原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和大小，也可以说它们是混纺原力的织物，是一张无比精致而又坚韧有力的网。这张网沉稳地蕴含着无穷大的原力，使得前厅能够保有前厅的形状。而现在，它们断开了，被释放的原力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于是在前厅的六面墙壁间纵横地左冲右突，被大力顶弯的那几处墙壁经受不住，最后像纸张一样破裂，外面的光自裂缝中涌入，让人造的夜晚暴露在白昼之下。耀目的光线中，从管线中释放的原力摇撼着前厅，后者随即绽裂、垮塌、土崩瓦解。

圆在摇晃不定的餐厅地板上独自站到后，带着不可思议的平和心境看完了哈伯什杰作的末日。前厅的天花板掉了下来，宴会厅以及它上层的客房如累卵之危，摇摇欲坠。大钟不见了支柱，像一个硕大的眼球般滚落在地。但是圆的注意力被那正打着卷儿摆荡的、牵牛花须似的断裂管线吸引过去了。这场景仿佛某种黑色幽默，幻惑着他，但他同时也在反思从前厅遁逃的那些威力无比的原力。

两分钟后，舍琴科宾馆化作一堆残垣断壁。

6

【叙述】

综合LOFT搁浅了。

在靠近舍琴科城外缘的某处，它脱离了沿边缘架设的轨道，此刻正斜靠在周边的建筑物上，半躺在地，一动不动。

工藤圆一动不动地站在LOFT前，身上各处的血迹已经快干了。奇迹般的，他居然没受什么重伤。原力在他身体深处还残余着些微温度，仿佛灰堆余烬，偶尔还会往外冒火花。每当这时，他便咬紧牙关，将怪物——指令群——强压下去，不让它们唤醒原力，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了这里。

但他跨不出这最后一步，就像他在一路上看到的那几

处一样，这里也有原力肆虐过的痕迹。LOFT的外壳开裂，接合处脱落，几个工作室零落在地，简直就像碎石圈。这不是比喻。LOFT的残骸变得和熟透胀裂的果实一模一样，综合LOFT完美地拟现了果皮、种子、果肉的色泽和质感，某个纵容原力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使它投射出这个映像。

有几个进开的种子正在发芽。工作室的外表皮变成各种模样，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有的还长出了伪足，繁衍后代。那些没有发芽的房间则被其它种子吸收掉了。

肯定有人被唤醒了原力。是坏吗？还是——锦？有没有生还者？有一个房间滚落至远处，它的外表和内里溶到了一块儿，像流动的水焰^①，又像肿瘤，浸润^②着周围的建筑物。仔细一看，那正是普拉格的工作室。要是与珍贵的藏书与古董融成一体那倒还算幸运，就怕普拉格还活着，像之前的那些协会代表——想到这里，圆很奇怪，自己居然已经习惯了眼前这怪异的场景。

他又将视线转回开裂的石榴，他完全不认不出哪儿才是自己的那一间。内部的危险是可以想见的。只不过自己的体力和精神都已到了极限。不管如何，还是得找个地方让身体先休息一下再说。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欢迎回家。”

是锦的声音。她坐在工作室外层的断面上，晃荡着双脚。

“伤势很严重呢，你要去那儿？”

“嗯，我想先去那边看看再说。”

锦下到地面，架着他走完了最后的几米路，他跌跌冲冲地撞进工作室。这个看似还算完整的地方让他感到一丝心安，不一会儿便有了睡意。他使出吃奶的劲儿爬起身，察看周围情况，这才发现他的乐观简直荒唐。其实这里——布莉姬的房间，变化是最激烈的，整个房间早已面目全非。

房内垂挂的智能布乍看上去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但，圆面前的布面上是宛如刺绣般鲜艳夺目的觉醒徽标。它的背面是复制典书中收录的那些用来诱导的图形，还有原版典书中的几千个图形正围绕着他游弋明灭。图形们随意变换着位置，自发地生成各种指令群，并且对其检验。圆所开发的系统正在进攻觉醒图形。这个硕果仅存的工作室是比穆扎希布的月亮更加危机四伏的百合洋超能力的弹药库。

“不行啊，你别站起来啊。”锦大声喊着，“我来帮你吧。你怎么了？脸色好可怕，没关系的，放着我来就可以弄好了。”

圆转过身。锦换了一身和纸^③裙子，脸上还是那不变的纯真笑容。踏在地板上的赤足如鸽子般白，就连脚尖指甲也白得像磨过似的。她全身沐浴在窗外照进的夕阳余晖中，裙装的纸材中混入的超细玻璃纤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些纤维组成了好几百个百合洋的图形。

①一种用淀粉做的流体糖稀。

②指人体组织内侵入了异常细胞，或出现了正常情况下不应出现的机体细胞，以及某些病变组织向周围扩展的现象。浸润大多为病理性的。肿瘤细胞可以浸润周围的正常组织，称为肿瘤细胞浸润，往往是恶性肿瘤的特征。

③日本纸。

但对于锦的提议，圆也只是板着脸大声喝问：

“你说‘弄好’是什么意思？”

锦皱起了眉头。

【青村锦】

我有点儿惊讶。但只是一点儿而已。不过他虽然生气，却并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他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们这些真正了解图形的人。

“你在生气吗？圆？表情好可怕哦。”

圆的怒火爆发了，他朝身边那些图形张开双臂，大声怒吼。

“你不能拿智能布用在这种地方。太危险了！你想让舍琴科重蹈百合洋与穆扎希布的覆辙吗？”

“没错。”我哈的一下笑出来。事到处今，你还想说什么？对一个大火都烧进家门的人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吗？“相当危险呢。”

图形绕着我们的脚边无声飞舞，宛如轻风吹起一片又一片落叶。

“不过，你到底清不清楚这究竟有多危险？”旋舞的图形落叶缀连成链，正欲自发拼接成具有某种含义的词句。

“不清楚的话，就看看这个吧。”我用手指轻轻地将链子连成一条。开头第一行写着：

“让我带你去看看穆扎希布的城市吧。”

布莉姬的声音，在房内响起。

圆猛地屏息。视像电话的画面出来了。不通过控制台，直接在智能布上操作。沙尘和高塔的城市在乱舞的图形彼端若隐若现，一如海市蜃楼。就连布莉姬的脸庞也是如此。

“圆——”我悄声细语，和布莉姬的声音重叠，“圆，这是今天早些时候布莉姬发过来的信息。抱歉，我先看过了。”

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布莉姬啊，她千方百计地想告诉你正在发生的异变呢，也许是想到自己死期将至，就念着你想和你说话吧。”

我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不知为何焦虑起来。这些话并非我的本意。

我朝圆走近两三步，捋下几枚身后的图形，编排成一组指令。于是穆扎希布的宾馆房间从视像电话的画面剥离，转而将我和圆围拢在中间。

沙尘的味道，以及混沌得让人嘴里发涩的满是灰尘的空气。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布莉姬的客房，站在几乎趴在视像电话终端上说话的布莉姬背后。

“圆，我从前见过这与城市相似的‘场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件事。”

布莉姬说话的口气显得无可奈何，从背后看，竟似乎有些笨拙。她坐在床沿，弓着的背部全无设防，一付迟钝的中年女子的样子。圆轮番望着她的身影与窗外颓废的夕阳。这场景是多么不协调啊！他呆住了。

“圆，再试一次吧。”

我“哧”地一下撕开一块和纸裙的左袖，左臂上乌沉沉地排列着百合洋刺青。

“求你了，来和我一样把图形穿上身吧。”

刺青像小丛黑色的荆棘，向着空中突出棘刺。我捉过圆的手，让那些刺扎了他一下。

“呀！”

圆抽回手，仿佛被电到一般。脸色苍白。

“你看到什么了？”

圆所见到的，是高科兄妹的最后一刻。而现在，棘刺让他看到了蒂的原力使环的眼球进射的那一瞬间。那虹膜中央的黑色瞳孔。环的整个存在从她的右眼窝由里而外地翻转塌陷。衬衫和壁纸上血迹斑斑。黑色的瞳孔仿佛磁针支点，安然矗立在床的上方，不动如山。蒂的指尖颤抖着想去摘那个瞳孔，仿佛它是一块微不足道的垃圾。随即他也被那个空洞吸进去了。

两人的血污涂遍了房间上上下下，也许直到现在，环的那只瞳孔还孤零零地飘荡在房内。

就像有谁特意为他们两个打上了句号。

“小斋变成这样子时，你正在舍琴科宾馆和白川谈话。之前在他身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只不过这一次，看样子他没能克制住自己。”

“你可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啊，有其它人的存在哦。我派发出去的纹身工具，让很多人扛不住诱惑，彻底迷上了图形。他们身边又有更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就这样，整个舍琴科城，好多好多人都迷上了百合洋的图形之力。真像大洪水啊，别看小小一滴水毫不起眼，最后能让大坝决堤呢。未来会怎样？——这连我也不知道。”

像硬币又像羽毛的图形在空中翩翩起舞，试图贴近圆。他是不是曾经嗅出过觉醒指令的气息？我觉得我似乎明白了图形们的心情。它们一定是感知到了存在于圆内部的某种毁灭性的魅力。假清高先生脸上的一本正经的，可是内在却大不相同呢。我一直渴望着能痛痛快快地使用那股捣毁一切的力量。我喜欢圆也正是因为这点。我早就发觉了。接吻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

圆显得很痛苦，是在强自按捺他那股原力吧。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白白受苦呢？

强风吹得窗外的尖塔一阵乱摇，竟然有些像随风摇动的毛发。智能布帘子在穆扎希布怒号的狂风中猎猎作响。布莉姬还在那儿坐着，背朝这个方向。实况转播还在继续。当初我看到画面的时候并没发现，但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我

能很清楚地看见她臂上的赘肉，丑死了。布莉姬，你不是好女孩吗？你就这个样子在那儿待着吧。

和纸裙从右肩到胸部被我扯开了。我伸出双手，拥住无法在沙发上站直的圆。我从他正上方仔细地看他，头发像一阵细雨，簌簌作响，直直坠在他的脸上。我的唇向他贴了过去，可他却把脸别开了。好伤心。

“为什么拒绝我？我的舌是那样的甘甜，我的齿是那样的喷香。圆，这一切已经无法回头。谁也无从阻止。

“你在回家路上也都看到好些了吧？”

“这个城市现在到处都有那个图形。大家也都接二连三地发现了。不用多久，剧变就会像雪崩那样吞噬整个舍琴科。

“再过一小会儿，你和我，就不必再以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了。”

我的手掌心爬过他的脖子，那个我留下的咬痕。还好我在那时用力推了他一把。我裸着胸部，紧紧地靠在他怀里。

“我爱你。我爱你流畅的肩膀，平坦的腹部，你的牙齿你的舌，还有你粗壮的手指。我爱你的一切一切。”

我抚弄着他的头发，轻轻咬他的锁骨。我们上方的图形在徐徐下降。美丽的氛围，我仿佛置身于野花怒放的草原。

“我一直就想这样做来着。”

“我要阻止你。”

他说。我轻笑，摩挲着他的额发。他真可爱。

【工藤圆】

“我要阻止你——哪怕要牺牲你，我也要阻止你。”

我勉强挤出了这一句。可锦却似乎并不在意。

“哎，这个已经看腻了。”

说着，她把刚才我们体验过的穆扎希布的荒唐情景——像折叠画布那样——拉到房间角落。

“喂，我让你看看舍琴科的景色吧。”

布莉姬的工作室采光条件相当出色。透过巨大的窗户，舍琴科的街景一览无余。黄昏的阳光下，宾馆所在的城中央那片区域冒着白烟。除此之外，其它地方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锦松开我的身体，起身站在长椅前的夕阳里。一片一片地撕去身上剩余的纸裙，直到赤身裸体。那一刻，光华万千。夕阳映照下，她的刺青宛如金丝刺绣般璀璨，每一道光都按自己的节奏闪烁着，仿佛有各自独立的微小心脏。

“图形需要一个存在，一个它能画上去的存在。形需要质，质也需要形。”

我的脑袋被某个想法填满了——

这些图形有自己的意志！

图形的真正目的不正是自我增殖并扩散吗？

复制品典书——目的在于唤醒的典书——对徽标来说，真是正中下怀！

图形其实是一种和人类有共生关系的生命体啊！

我拼命地想摆脱这些念头。

匪夷所思。

图形只是图形。只不过人们总能从某个角度发现欲望的影子。而现在，这个角度就是我，我有我自己的欲望，因此我选择怪罪于图形。

锦的脸又一次朝我凑近前。她的鼻息很温暖，她的双手围住我的脸颊。她迫使我抬头，仿佛她手里捧着的我只是一颗头颅。绝美的日暮辉光洒了她一身，让她浴血般美丽。

“请你看着我。”

锦的瞳孔深处闪着利刃的光泽，我惶惑地闭上眼。她想要操纵我内部的图形集群。

“哎呀，为什么你就不肯认命呢？”她嗔怪地说道，“你可以像现在这样闭着眼睛，可你总有一天要睁开的。不管你如何想忘记它，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记起来的。因为你曾经亲眼看过它。不要再逃避了。”

我内部的图形又开始像钟表构件那样转起来。

“来吧，看看我吧。哪怕被你的眼睛杀死，我也不怕。那样一来，我们就能合二为一，将舍琴科完全吞噬。”因为欲望，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沙哑。事情就是如此。视物，被视，这些都只是猥亵。人以视线侵犯事物，又因为视物而遭事物侵犯。因此人必须要看，看万物的形与力。

“圆，请睁开你的眼睛。”

好平静的声音。

不知不觉间，我在眼皮底下偷看锦的眼睛。

在她虹膜图层的回转中。

我，

看到了。

原力被触发了。宛如松开了原本收紧的簧片，柔韧的原力像鞭子那样直甩出去，正中锦的眉心。她纤细的脖颈猛地晃了一下。

锦乌黑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惊愕与欢喜。我刚才的那一击正在她的内部掀起惊涛骇浪。

锦着火了。

夕阳下闪光的胸部刺青如今呈刺目的白热，仿佛那儿的皮肤被火苗剥蚀了似的，火焰向外一涌而出。火渐渐蔓延，直至点燃了所有刺青，大火吞没锦的全身上下。火烧到了她的头发，火舌窜到了天花板，金色的火花四散飞舞。但这里一点都不热。她包在我脸上的双手也在燃烧，可我居然感受到了一丝凉风。

她松开双手，蒙住自己的脸庞。她踉跄着往后倒退，

点着了智能布，大火熊熊席卷布帘。这房间像是燃烧中的甲板。布莉姬的影像还在那里，仍然静止不动，她的背影好似一张着火的老照片。智能布上的徽标纷纷转移到火焰上，锦的遍身染色刺青也同样如此。焰光中锦的身体晃动着，渐渐她化为灰烬，只剩下图形依然在跃动。

这期间，我看着它们几次三番在我面前集中、变换序列，组成不知所云的词句，编排成变幻莫测的信息。

“不管你怎么想忘记它，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记起来的。就算你堵住眼睛，隔开黄浊的花野、中年女子的后背、香菜味的体味，这些都不能让你获得自由。每当我们接吻，我就会记起血和污物的气味。编排指令。质渴望形。形渴望质。具象之力。通过荆棘的网来化合。如款款细雨坠下。来吧，圆，你看看我。我的眼睛，是那样的喷香。”

这是一段用锦说过的话作为素材拼缀成的、怪诞的华彩乐段。我认识的那个锦还在吗？还是说她主动成为了图形的傀儡？这些都已经无从得知了。我在火焰中左躲右闪，艰难地移到窗际。窗外正是舍琴科的夕阳景色。城里无数火的光柱拔地而起。那是哈伯什的埋葬百合洋映像。我的眼睛能直接看到那里面。光柱阵列就像被阳光晒白的汗毛，齐刷刷地排列成行。

那样一来，我就能合二为一，将舍琴科完全吞噬。

我听到她在我耳旁私语。肩上的小伤还在痛。这是锦的回应，还是图形在喻吗？它固执地怂恿着我。它说看看我吧。它说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火海中升起一条长长的徽标节链，如蛇般灵动。

我在窗台上搔刮指甲，以疼痛维系我的意识。可就算指甲剥裂手指流血，这剧烈的痛楚却仿佛只是与己无关的他人的疼痛。鲜血润湿了指尖，手一滑，擦到了膝盖，就连这也像是与己全无关系。我的冲动就像射箭，无法抑止，喷涌而出。

“滚开！滚开！”

我大叫着，挥手驱逐横在眼前的图形链。

被我的手指一碰，长长的链节断开一节，卷成炮弹状向城里激射。静如湖面的城区一角激荡开来，城市的碎屑在空中飞扬，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自转，旋落在光柱中。这一场绮丽的雨在城市上激起无数波纹。

我用身体挡住第二发炮击，然而随着浑身肌肉一阵狂抽，我不支摔倒，仰躺在地上。火海吞没了整块智能布，布面顺着火势飘摆，但一时还没有烧塌。如果万一，它还能发挥一点智能布的作用呢？

当初我使用智能布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在透视法的彼端、在过去寻找那个消失点。我要寻找那个隐之图形——强制终结图形。

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吹得智能布的火幕翻卷过来。

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一样东西。

我的内部倏地静默下来。

我从地上一跃而起。

知道了！

我知道了。

当时我让锦将这个进程处理完毕，还让她帮我把进程结果保存妥当。这块智能布应该还能发挥作用。我从控制台上读取数据，随即激出一片素色的原版徽标。这是历经曲折后仅存的一丝希望。用不了多少时间，另一种方法就能彻底将它们解读，它不是别的，还是我自己的这双眼睛。

协会的专家们曾经预言过，强制终结的图形是可能存在的。

预言。

这才是我直到现在连一次都没有发现它的根本原因。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我是通过回溯的手法来寻找它。我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消失点并非存在于过去，恰恰相反。

我启动了图形进化的数字模型，调至正确的方向——未来。

我眼看着好几个进化模式逐渐衰败，然后淘汰出局，留下强而有力的图形。我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图形，我要的是式样简单、却能扼杀所有诱惑图形的那一种。

没人知道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进化模型正在抽丝剥茧，层层紧逼。

耳边响起呼噜声。锦的声音，不知是谁的噜噜声，如同恐吓般乞求停止的声音。

我堵住耳朵，全神贯注。

我读取最后留下的那个图形。

强制终结的指令。

那一瞬间，一切徽标猝然静默。

抬头一看，布莉姬的房间毫无起伏地变回从前的样子。智能布完好如初，高机纤维布帘还是高机纤维布帘。

没有锦。只留下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的裙子碎片。

寂静得让耳朵生疼。

就这样结束了？

我不这么认为。镇住了原力的人只有我一个，什么都没改变。

我走出房间。站在色拉碗形状的城市边缘，眺望着舍琴科城的全景。

和我想象的一样，异变仍在继续。光柱的数目增加了不少，阴影中潜伏了如此之多的觉醒图形，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物理破坏还在城里继续，无人轻轨沿线的道路在皱缩变形。道路被揉成一坨，以轨道线路的主要站点为中心形成肿瘤。每列车里都有好几千人被自己的原力活埋。那些人中，有被唤醒百合洋超能力的人，也有无辜遭受牵连的。

借道路的形状积蓄起来的原力现在离开了原先的地

盘，在城市里一路游荡一路破坏。被剥夺了力形平衡的材质变得十分不稳定，轻易就转成别的任意形体。那些破坏的场面或许和牢牢根植在唤醒原力的那个人内心深处某个映像有关，也或许只是他在天马行空地即兴发挥。这场“演奏”会进行到何时？答案只有一个：直到终结。这是一次没有现行犯的恐怖行动，没有署名的破坏工作。承接破坏任务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欲望、视物的欲望。它贪婪地吮干舍琴科后，同样的悲剧一定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再次上演。

有没有一种办法，能散播强制终结的指令呢？

锦还在的话，也许可以利用她的刺青网络……

如果我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网络，我就不会看到这些光柱了。连接没有切断。我把手放在肩头的咬痕上。一直都没和他们共享过那些映像吗？我需要一个能起到杠杆作用的映像，它必须既有视觉冲击，又能集聚于某个点，如此我就可以镇压这场觉醒的风暴……

那个在满是鲜血的房间里漂浮的小圆点出现在我脑海。

对原力的繁殖无计可施的斋，让自己葬身于妹妹的瞳孔，从而终结了这个悲剧。在锦的眼中，它是一个句号。对，是句号。

终结吧。就让瞳孔为长长的徽标链节打上最后的休止符吧。

我想象着那个瞳孔在我内部中心的样子。

手臂自然地向前伸展，远处的指尖触到了满溢城市的原力。它肆意疯狂，横冲直撞，或许这才是百合洋文化的本来面目。无法制止、从不停顿。就像难打理的灌木丛，任意地往外伸展枝叶。

都停止吧。

我扬起手臂。并非遵照谁的指示，只是自然行为。这碾钵状的城市边缘，被缓缓地——顺着我手指的动作——提升。我继续举高双手，手上感觉相当好。这是拎起整个城市的感觉；赋予这个世界以形体的感觉；把我的力量传给舍琴科城中原力觉醒的那些人的感觉。

渐渐，城市被我越抬越高，直到露出了钵底的地平线。我能看到地平线那头的景色。这个世界正在弯曲。行星舍琴科不断地向内翻转，像一只手套，正在翻出内衬。像被瞳孔吸入的环。

贯穿城市的大河注入极北的大海，远方的河口都市如今是大地边缘的一片白影。遥远的东方，青烟笼罩的德彪西山脉原先只看得见山头，现在它露出了山脚那一片开阔原野，连带着更远方的广大平原也徐徐显现。离此地五公里远的那个湖已在黑夜中占得一席之地，湖面映着点点星光。视线另一头的地平线，阳光照得云朵洁白耀眼。我将一只手直直地举高到头顶上方，舍琴科的地平线向我指尖所指的那一点收缩。就像是眼球内部看虹膜慢慢关闭。舍琴科的黑夜与白昼并存于巨大瞳孔的中心——天顶。

我身处的环境是黄昏，湿原是星光满天，我的头顶那一边是阳光灿烂。

这些光都是从哪儿来的？

这世界一定有一个地方，还能与外界联通。

【解说】

以上就是重组之后的“舍琴科之歌”全文。

对“歌”的重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用说，从个体的性格上考虑，有资格参与此项人员只是莱顿与史莱兹比协会的极少数研究者。不过就算这样，总参与人数也相当可观了。这里收录的篇章是以十六年前完成的案例——雷克索·绪方·雷顿的版本为基础完成的。另外，此版本还添加了几处突破性的修订，目前可被认定为“歌”的最终版本。大幅度地重写了登场人物的背景，参考了他人的文献，将雷克索舍弃的多数人物和情景片断予以再次复活。预计未来数十年内，此版仍将是最终版“舍琴科之歌”。对于在这几年内快速崭露头角的“舍琴科学”来说，此版是相当值得夸耀的成果。

书到此处，笔者却为某个念头所折磨，以至坐立难安。

笔者承认，在此掺杂了个人情感，但是我们舍琴科学者，每一个都怀着这样的念头，这是一种根源性的不安。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的话，就是这样——“这个拼图有正确答案吗？”

“舍琴科之歌”是发信地不明（据推测，它是从被挤进了某种复杂折叠的时空连续体褶皱的舍琴科上发出的）的微波喷射通信。只有短暂片断，几乎不能以完整句节的形式保存下来。使用的语言是舍琴科通用语，按协会标准分为J4类。人称、视角、语法、时间制度各不相同，要将这些拼凑还原成原文是极其困难的。在本版中，为了具有整体统一性，整理出了一些固有名词（例如，以圆、晴、眸等称呼出现的人物统一称为“圆”），人称、视点也尽可能整理过了。原作中欠缺的部分，本版遵循雷克索·绪方·雷顿版本的做法，以原创填补空白。

不过，以上这些都只是旁枝末节。让我们深感不安的还是那个基本前提，亦即“原文是存在的”。事实上，我们完全无从推测此前提的存在与否。不错，我们的确登上了最高的山峰，但每个人都不能确定，那座山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的现状就是如此。我们希望能将采集来的片断拼凑成完整的故事，进而自然流畅地讲述舍琴科毁灭的故事。参与此项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将一张张残破的卡片如魔法般连接起来，眼看着一个个章节就此成形，那种使人战栗的兴奋，简直如同本文所述的徽标秘术。无论是多么短小的残章（它有可能是全息图的片断），都似乎藏着这个完整的故事，只要亲自体验过，就能明白这种感觉。

不过，这一切也可能只是我们的杞人忧天。

在和团队中的年轻成员一起开会时，曾有人脱口说出这

样的话：“当我开始分析‘歌’的时候，我会不安，害怕自己只是在追寻一张空头支票。”另一个人则回答他：“我们或许只是在欺骗自己。”

因此笔者藉此收尾之际，怀着这样的自谦——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也许只是在为我们的工作带来重重疑云——我在此提携一位年轻成员的作品。它引用了“歌”的素材，堪称是虚构作品中的杰作。起初我们都哈哈大笑，笑过之后面面相觑，发现彼此的脸上只有苦笑。我们的“作品”，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之处。

遗憾的是，此处按作者本人的意愿隐去了真实姓名。我只能在这里告诉诸位，她有一对漂亮的铁红色眼眸，背部曲线尤其优美。

【补遗】

这些光都是从哪儿来的？

充沛的晨光中，工藤圆拖着步子走在城外的路上。“安全坚固的森林”就要走到尾声，稀稀落落的树梢头，球面世界的天空让人眼花。照耀这个世界的光是没有光源的，可就算这样，清晨和黑夜还是会按时到来，维持着球内的夜晚和白昼。这颗行星上的某个地方仍与外界相联。这些光放在从前，就是照耀着琴科星的太阳光。

圆拂开突然伸到他眼前的黑色枝桠。由泥土和垃圾构成的这根螺丝钉形的枝条啪地一声碎掉了。一种叫做“安全坚固”的螺丝图形化身枝繁叶茂的藤条，在这片森林里安营扎寨。有名无实

拂去枝条后，眼前的森林豁然开朗。道路尽头有一座小垃圾山，山高约五米，山体是由书堆起来的，全都是普拉格从崩塌的工作室里挖出来然后堆到这里。虽然他本人曾抱怨过真想放把大火烧它个一干二净，到头来不过是嘴上逞能而已。真要让他烧，他才不愿意呢。

几场雨浇过后，书山山顶被泡得发黑，顶上有个男人驼背的身影。他后背上附着一台几倍于身高的机械装置。如果把他看作中世纪天文学家，那这台机械怎么都看点大航海时代的望远镜的感觉。

“普拉格！”

“哟——！”

书山上的普拉格将轮椅调了个头。

“情况还好吗？”圆一边爬山一边问。

“不太妙呢。”他抬起下巴，一边指了指时空仪的显示屏，一边往杯中倒了点咖啡，好像是在赶着骆驼过针眼，难得很。而且现在“天气”也不好。”

圆伸手摸了摸杯子，所到之处，杯身表面立刻像烫出了燎泡那样翻腾，然后平复。原力还留有余热，时不时的会突然醒觉，漏向外界。

“好一个迈达斯^①啊！”

“奶油浮上来了哟，你不看看吗？很有意思的形状。”

圆看着杯内咖啡，坐了下来，然后一口喝光了所有的咖啡酒。

“有时间就读一下我最近的新作吧？”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呢，你未免也太给人听闻了。把我写得好像是布莉娅他们的第三者一样。”

“你读出这层意思，就证明你心中有鬼。我压根儿没想到你会这样想。”

“算啦算啦。”圆叹息道，把杯底留下的咖啡渣滓也喝光了，“再来一杯……还有新作品吗？”

“早就有了。看这天色真讨厌啊！”

普拉格拿块擦布用力地来回擦着微波通信仪——就是那个望远镜似的机械。黄铜开关与橡木底座散发着柔和的光辉。天顶——虹膜的中心，有一个正在脉动的“孔”。这是普拉格用时空仪发现的。这个极微小的“孔”只能从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舍琴科城才能观测到。但如果球面内部的时空状态不稳定的话，它就会缩至无限小。普拉格与这“天气”相执不下，同时也在不停地向“孔”外发射微波通信。据他说，持续发射SOS信号诚然其志可嘉，但说到回应就惨淡得很了。“这次的也很有意思哦。我让那个叫锦的女孩子最终成为百合洋恐怖份子，还让你跟她搅和到一块儿。让她与那些成千上万的协会民警警察打一仗，怎么样？爽不爽？”

工藤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普拉格，你写这样的东西，莫非认定了会有人能收到信号？”

“当然啦。天底下有无数的好事者，好奇心乃是比宇宙还要深广的东西。你就放心吧，肯定已经有人在念这些文章了。毕竟我写得这么吸引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回过神，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它吸引人吗？”

“只是些让人迷惑的故事而已。”

“这样啊。”普拉格点了根他自己的香草烟，呼地吐出一口烟，“错了，错了。因为人类从不停止思考，总想接触事物的核心。”

烟雾在明媚的天空下渐渐散开，形成一个透光的圆环。

这个圆环成形的过程中，究竟关联到多少种不同的力量呢？

真漂亮啊，圆想着。

如果能触碰到它该有多好，他若有所思。

责任编辑：果露怡

①希腊神话中的巨富国王，能点石成金。

《具象之力》译后记

好了，《具象之力》的全文到此结束，那么，它究竟在讲什么？

有国外的编辑为这个故事安上了一个“kaleidoscope”的英译标题，意为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所见所闻，稍纵即逝，灿烂的，美好的，与丑恶的，阴暗的，在这小小的世界倏忽明灭。

其中有很多人物，前生后世，说出口的话，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但这是一个悲剧吗？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也无从得知。

要从这个纷杂的故事中抽出一条主线，似乎有点困难。表面上看，这一切仿佛都是因为工藤圆接受了协会的工作，然而事实上，另几个人物的异动早在那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可以抛开书中的那几个主角，将故事回溯至托德威教派早期殖民期，祸根在那时就被埋下了，并且注定会爆发。百合洋人拼命想要掩藏的秘密，最终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了更大的毁灭。圆与锦之间的感情问题，环与斋各自的秘密，白川真正的目的……可以说，这些不同的个体，乃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隔阂，才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条主线。

缜密的设定，绚烂的世界观，大量繁华的背景描写，都只是为了最终的毁灭，如同烟花的刹那灿烂。

而在故事中大量出现的另一个主题，便是表像与内核之间的关联。“因为人类从不停止思考，总想接触事物的核心”。好奇心促使人类逐步向前，在整个故事的末尾，作者通过某种蹊径的形式，将整个故事理顺，然而最为绝妙的，则是作者在这段说明性文字后面又增加的一小段“真实”的场景。从这不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圆欲慕布莉姬的情节是假的，锦是恐怖份子的情节也是夸大的，甚至她原本和圆根本没什么交集。写出这些“耸人听闻”情节的目的，只是为了吸引人来看，进而能够与外界取得联系。故事开始于好奇心，结束于好奇心；开始于探究真相，结束于虚假的真相。眼花缭乱中，究竟哪个才是真实？

如此，利用了人性中最无奈的部分，也是故事得以开展的基本。

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道具“百合洋的图形文字”从本质上来说，是以隐喻为其主要表达方式的文字，而同样的，故事里也包含了大量的隐喻。可能很多桥段，每个人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比如锦的梦，环与斋之间微妙的情緒等等。在故事中数次提到的相对独立文明之间的文化相

容与文化入侵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隐喻。如作者所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符号在那个文明里是什么意思，什么来历，只是觉得好看，或者用起来方便，就随随便便地拿来披上身。这不正是指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吗？然而，对于文明的进化来说，可能站在某个高度来回溯，这个相容或者相侵的过程，却又恰恰是文明在进化的标志之一。可能回头看，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某个阶段走错了方向，某个阶段走了弯路等等，然而我们没有故事里的智能布演化装置，无法得知未来怎么样。作为目前已知世界中唯一的智慧生物，我们只有小心地、一步一步地探寻我们的路。如此说来，人类的文明能够有今天这副模样，真是非常不容易。个中有无数的机缘巧合，可能已经无数次地与毁灭擦肩而过。人类，真是太脆弱了。

不得不提的是，这篇小说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新兴概念。那就是“Meme”，弥母。笔者最初接触到这一概念也是通过一部小说，《达尔文电波》。飞浩隆没有小说中直接给出这个概念，但这却正是他写作的真实主题^①。这个新词直译是“文化遗传因子”。meme的天性就是四处散播并感染他人，感染并流传，使一些本已消逝的文化现象重燃，这种复兴就可称作是一种meme。关于meme的概念，可以参阅相关的著作，在此不再展开。

关于飞浩隆：《科幻世界》之前曾登过一篇他的《夜沼之中》，可能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文章刊出后，反响不是很大，实在有些可惜。他出生于1960年，毕业于岛根大学，早在1981年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以《polyphon icillusion》一作入围三省堂出版社的SF小说竞赛，后来陆续在早川书房主办的著名刊物《SF杂志》上发表了十数篇作品。飞浩隆的大部分作品也都发表在这份刊物上。但在1992年至2002年间，飞浩隆没有一篇作品问世，直到2002年9月才发表《废国天使》系列第一部。《具象之力》则是发生在她架构的另一个世界“莱顿与史莱兹协会”上。

这里的这部《具象之力》，其实早在1988年就已有初版问世。这部小说花费了飞浩隆相当的心血才最终写就，后来又大规模改稿数次。作者本身更是强调“这部作品于我意义非凡”。该作于2005年荣登日本“我最想看的SF小说”排行榜第一位，荣获第26回日本SF大奖，以及第25届日本星云赏的日本短篇奖。它充分展示出了飞浩隆作品的最大特色，即美和残酷，像是用文字谱写的一部交响乐。

①参考了作者本人的blog。